

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 本文承日本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之評論獲益良多。他將評論稿〈臺灣走向世界，世界走向臺灣〉，登在《文訊》312期（2011年10月），頁17 - 19。又本文承助理黃惟信、蔡函縈協助搜集相關資料，謹致謝意。

摘要

林獻堂是霧峰林家的領導人，顏國年是基隆顏家事業的守成者，前者在1927年5月赴歐美旅遊，前後一年；後者在1925年3月赴美歐旅行，至同年10月回臺，前後二百多天。顏國年的行程偏重工業考察，如煤業；林獻堂則側重在人文社會觀察，兩本遊記各異其趣。由於兩人各屬臺灣五大家族之顏家與霧峰林家，前往的時間相差兩年，因此可以做一些有趣的觀察。如有關機器現代化的記載、同一旅遊點的記載，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日記中的國家認同。經由本文的比較，顏國年的遊記是臺灣第一部世界遊記，但其遊記的書寫只因親友的要求，故雖出版，卻未對外發行，因此知道這部日記的人較少；且偏重工業描述，雖對其炭礦經營起了作用，但讀來趣味性較低。林獻堂的遊記經報紙連載，且成為啟蒙運動的一環，因此讀者群較多。至於認同方面，顏國年的國家認同是日本，而林獻堂則並未完全認同日本，不過就其一生來看，是在日本與中國間擺盪。

關鍵詞：林獻堂、顏國年、環球遊記、最近歐美旅行記

壹、前言

有關旅遊（tourism）¹及其留下來的遊記（包括日記）成為學界重要的研究主題，是近一、二十年的事，之所以做為研究的文本，在於旅遊（旅行）在各學門都擁有一席之地，舉凡旅行文學、²旅行社會學、³旅行心理學，⁴都有相關著作出現；其之異域旅行的跨界、跨文化想像、現代性也一再被做為分析的對象，更有不少人用遊記來討論作者的認同、特別是用來觀察個人對異文化的接觸、感知、詮釋、批判，並藉此來了解旅遊者如何與自身的經驗做聯結，有助於理解其心理狀態。當然也有藉遊記出版的時機和傳佈，來觀察背後有無印刷資本文義。至於旅行者到底寫了什麼、不寫什麼？其預設的讀者是誰？有多少讀者看了這部遊記受到影響，成為他者的記憶纏繞，也多有人研究。

以遊記做為文本，來探討臺灣人對西方認識、現代性，起步較晚。一則是有關「臺灣」的研究在大學中設系所也不過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起步自然較晚；其次研究的文本有限，也是發展較遲的原因之一。如本人在研究《環球遊記》時《南方》（原稱《風月報》）尚未複刊，因此在做版本比較時就闕了《南方》版。⁵近10多年來，可資分析討論的文本逐漸增多，也藉著一次又一次的研討會引起討論，吸引了一些博、碩士投入此一遊記相關研究，其中以臺文、中文系所的研究生為多。

至於中國方面，對晚清到民國，中國如何走向世界也有所關注，如鍾叔河等人自1980年起編輯「走向世界叢書」，到1986年出版第一

-
- 1 郭少棠認為旅行有三個層次，一是旅遊，指觀光娛樂旅行，二是神遊（journey），指卧遊、想像旅行，三是行游（trudge），概指廣泛的非觀光娛樂旅行，如商業旅行、軍事遠征、外交出使、宗教朝聖，以及移民和流放。郭少棠指出用journey英文譯法並非特別恰當。參見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35。本文所使用的林獻堂遊記，屬於tourism，而顏國年的遊記，既有trudge也有tourism的成分。
 - 2 2000年由東海大學中文系出版的《旅遊文學論文集》就可看到用各種不同的文本來討論旅行及其所書寫的遊記。
 - 3 如羅貝爾·朗卡爾著、陳立春譯，《旅遊和旅行社會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 4 廖學彬主編、蔡麗伶譯，《旅遊心理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 5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年6月，頁1-33。

輯，共10卷36種，他又將其中的25種書的序加上總序以及李一氓的序合刊，書名為《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他所收的為使臣、官員到西方所留下來的日記、遊記、雜錄，⁶之後又出《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一書來介紹每個作者及其作品。⁷此外尹德翔、孟華也有相關作品。⁸不論在臺灣、在中國都對臺灣、中國如何認識西方、如何現代化寄予相當大的熱心，也有了研究成果。

以臺灣人的遊記所做的歷史學的研究，迄今為止，只有筆者一文。此文一出，被後來的研究者認為是「日後關於林獻堂所著《環球遊記》之研究多以此為基礎。」⁹何以筆者還要撰寫本文？主要的原因如下：一、本人雖然對《環球遊記》的研究開其先鋒，又有不少後輩踵繼，進行各方面的研究，但我認為仍有未竟之處，必須再予說明；其次有關林個人在1927年的認同問題，可再進一步分析；再者有新史料出現，此即林獻堂的日記雖缺1928年的，但其夫人楊水心卻留下該年的日記，使我們了解其妻是《環球遊記》的忠實讀者，隨著丈夫的旅行臥遊。¹⁰第四，《環球遊記》常被誤認為是「臺灣第一部世界遊記」，¹¹事實上臺灣人最早到歐洲的是顏國年，而他所寫的第一本歐美遊記是《最近歐美旅行記》，因未正式出版，故除在顏當時及1937年顏國年逝世時一

-
- 6 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長沙市：岳麓書社，2002年），共663頁。
- 7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共505頁。
- 8 也有專門討論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像，如〈中國文人筆下的一個“小西洋人”〉，或與本文較有關的〈從艾儒略到朱自清：游記與“浪漫法蘭西”形象的生成〉，見孟華等著，《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共收錄17篇文章；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本書分別介紹斌椿、志剛、郭嵩燾、劉錫鴻、張德彝、薛福成的出使日記，也簡介10本相關日記。
- 9 陳岫傑，〈林獻堂著《環球遊記》之地理研究〉，《臺灣文獻》，61卷2期，2010年6月，頁425 - 450。黃郁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國立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7。
- 10 楊水心女士留下四本日記，其中1928年大半時間是林獻堂環球之旅結束，滯留日本尚未回臺之時，可以了解當時林獻堂的情形以及為何滯日甚久。見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岑、楊水心日記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6期，2008年12月，頁227 - 249。
- 11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等編，《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129。

度被提起外，¹²一直到近十年才開始有人注意。如2003年司馬嘯青在寫《臺灣五大家族》一書時，即已提及，並介紹遊記中的片段，即美國底特律福特汽車廠的情況；¹³而黃美娥教授所編的《張純甫全集—文集》中已有一篇〈歐美旅行記自序〉是張代顏國年所寫的。¹⁴不過，很顯然顏國年的遊記尚未被學界研究、重視。第五，兩本遊記的撰者，是號稱五大家族的顏、林兩家成員所撰，且一在1925年、一在1927年旅遊歐美，兩者年代相差2年，所參觀的景點本身的變化不大，以這兩本日記來做比較，應十分合宜。本人得到顏國年的遊記，乃影印自陳慈玉教授的珍藏，今年藉訪問顏國年之第三媳婦施素筠教授時，獲得贈書，藉此向兩位致謝。

貳、過去研究回顧

誠如前述顏國年的《最近歐美旅行記》除了司馬嘯青略做介紹外，並未有人研究過，至於林獻堂的《環球遊記》除筆者於1998年之研究首開其端外，已有10多篇專著，分別由不同的角度來看《環球遊記》，可大約分成幾個主題。一是討論《環球遊記》和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與《歐遊心影錄》間的關係，亦即梁啟超的遊記如何影響了林獻堂的觀看和撰述，這部分以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為最早。文中先說明林、梁兩人的交往，再分別介紹兩人有關美國的遊記，及兩者間相異與相同，如在美國的行程都以紐約為第一站，而以舊金山為最後一站，這可能是配合當時船的航線使然，應非林之刻意學習。兩人都是文化人，遊記都顯示兩人的洞察力，且都筆鋒常帶感情，但林獻堂「又多一點幽默；可以啟智，也可以感人。可為文化人遊記的一種典

12 顏國年過世後，《顏國年君小傳》中即有其〈歐米視察漫錄〉的日記版。見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臺北：自刊本，1939），頁102 - 117。

13 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臺北：玉山社，2003年3月版，5刷），頁67 - 68。

14 黃美娥主編，《張純甫全集—文集》（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頁37 - 38，〈歐美旅行記自序：代顏國年氏作〉。其中有錯字二，一為四行第三字為「鑛」，二為二段二行第十三字為「互」。

範。」¹⁵而兩人的旅遊，作者認為都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立場，梁由革命改為主張君主立憲；而林則對讀者發出「生於壓制，而死於噢咻」的警語，但未具體說明林究竟如何改變其政治立場。

尤靜嫻一文，旨在討論《環球遊記》的現代性，他強調梁與林的會面，對林的重大影響，不只奠立其「政治上爭取議會席次的主張」，在遊記中「關心的議題也有所同」，他指出由遊記的書寫、感受，梁啟超是遊心，而林獻堂則游目，「少見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臺灣現代性的想像停留在比較粗淺的階段，尚未能全盤了解現代化的精神內涵」。¹⁶臺灣在探索現代性的腳步上，「確實是遲到了」。¹⁷本文未對兩遊記做文本的比對，對《環球遊記》中有關現代文明的反思也視而不見，如林在觀看芝加哥屠宰場後的議論。¹⁸有關《環球遊記》和梁啟超上述兩書的文本比較，指出梁啟超的「對異國的感受如影隨形的在《環球遊記》上出現。」梁在遊記中顯露自己對西方文明的反思，林獻堂則較為崇尚美國的文明。¹⁹

《環球遊記》與黃朝琴〈遊美日記〉的比較，是另一種撰寫的角度；黃朝琴結束在美國留學，為了「瞭解美國民主政治與一般社會狀況」，²⁰乃有此一個月的美國各大城市之旅。他將這段遊記分成八次在1926年7月7日到8月19日間刊登於《臺灣民報》，日記內容除記載行程外，再加上個人的遊覽心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黃朝琴對博物館的古物

15 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收入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旅遊文學論文集》（臺中：該系，文津出版社），頁156。

16 尤靜嫻，〈遊目歐美，遊心臺灣：試論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的現代性〉，收入封德屏總編輯，《2004年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頁249 - 271。

17 尤靜嫻，〈遊目歐美，遊心臺灣：試論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的現代性〉，頁268。

18 林獻堂，〈環球遊記〉（141），《臺灣新民報》，1931年7月18日，（九）芝加高屠宰場，最後一段最能代表其看法，只引最後一句，〈嗚呼 文明國之所以為文明，果如是耶？〉而梁啟超雖然去了芝加哥，但未到屠宰場，其資料性太強，不知那些是他親見，那些是用資料補充。見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及其他〉，收入鍾叔和等編，《走向世界叢書：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新大陸遊記及其他、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21 - 524，〈31.游芝加高〉。陳室如在《近代域外遊記（1840 - 1945年）研究》一書中也指出，尤的立論觀察並不一定客觀，「林獻堂早已由機械化過度發展的現象中，注意到『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不公平現象。」（頁398）

19 黃郁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40 - 60，〈第三節 梁啟超與林獻堂遊記的對照〉。

20 黃朝琴，《我的回憶》（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頁24。

沒有太大的興趣，²¹但能體認美國的現代性，對美國的極端資本主義也有所批判。²²臺北教育大學臺文所的潘為欣，就林、黃兩人眼中美國現代化現象、自由平等的國風和不平等的種族歧視、對美國高度文明的批判這三方面來加以比較。兩人都代表「臺灣知識份子眼下、80年前美國特殊的現代化風情。」兩人都對美國現代化的設施表示佩服，但無法接受現代化所帶來機械產業，嚴重死傷與鄙俗文化。由於黃朝琴旅遊的時日僅1個月，因此在日記的敘述內容，比不上林獻堂之所載，但兩人都在《臺灣民報》刊載，似有藉黃、林對西方文明的引介與批判，來啟蒙閱報大眾的意圖。潘為欣特別指出兩人背後的意涵在呼籲臺人寧可放棄現代化，也不要讓殖民政府有機會掌控臺人的生活與思想。²³陳室如也利用這兩本遊記比較兩人旅遊感想之異同，相同的是兩人對殖民國家爭取獨立自由一事都採正面的看法，林獻堂因從事政治運動，感慨更多，因而在此之上多所發揮。而林獻堂比黃見到更多潛藏在美國美麗背後的黑暗問題，如人民酷冷、官吏貪瀆、種族歧視、黑人弱勢；兩人同在美國意味了次等旅人的滋味；就認同方面，黃回歸中國籍，依然肯定日本的諸多優點，較欠缺對臺灣的關注與思考；林則在字裏行間暗喻對殖民統治的不滿，並將旅行詮釋為一種對殖民統治的逃難與對自由的追尋。²⁴

除與梁啟超、黃朝琴的遊記比較外，徐千惠在其碩士論文中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的遊記來比較，主要由時空的跨越、觀看／被觀看：差異性價值觀互動、遊記的書寫、出版與禁斷，來觀照四本日記。由於這四本日記遊覽地不同、遊覽時間不同、文體也不同，因此分別敘述各顯特色的情況較多，能比較的部分較少。舉例來說，如果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和1941 - 1946年都在中國上海的張達修的詩集中

21 黃朝琴，〈遊美日記（三）〉，《臺灣民報》，114號，大正15年7月18日，版14。他寫道：「然後到博物館，我對古物向無趣味，所以走馬燈似的一瀉千里，並沒十分看過。」他比較喜歡進遊樂場、動物園、戲院。

22 黃朝琴，〈遊美日記（八）〉，《臺灣民報》，120號，大正15年8月29日，版14 - 15。

23 潘為欣，〈林獻堂與黃朝琴眼中的美國現代化—以《環球遊記》之美國見聞錄與〈遊美日記〉為例〉，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第四屆研究生學生研討會發表，2008年6月，頁1 - 32。

24 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 - 1945》（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頁406 - 411。

的上海來做比較也許更有意思，²⁵因為同是淪陷區的經驗。不過一是札記，一是詩，文本的文體不同。如果再能跟李天生的《天星回憶錄》²⁶比較，那就更為精彩了。雖然如此，徐千惠除了論四位作者旅遊的背景、動機、目的外，還注意到語言能力的問題，甚至將旅遊中接觸的人都作了表。又注意到這四個人以何種眼光來看各地見聞，如何自我定位：他們在傳統和現代間如何抗拒，如何欣賞、批判現代性，最後談到遊記的敘事風格、寫作意向，以及所面對的出版問題，²⁷是一篇不錯的碩士論文。

林淑慧教授對《環球遊記》的重視，不但用林獻堂《日記》和《遊記》對比，來說明日記所載有遊記所不載，而遊記則以日記為雛形加以補充、歸納予以再現，²⁸也探討《環球遊記》中的都市意象。按人文景觀中的建築，包容建築的都市空間以及其產生的都市意象，都是旅遊者無法不書寫的個點。一般都能自物質和觀念兩方面來體現一定文化的獨特意蘊。因此寫作者往往將建築等視為一定文化的代表和象徵。²⁹此文對了解《環球遊記》如何描述都市、史蹟有所幫助。林淑慧另一篇大作是針對《環球遊記》中〈法國見聞錄〉來查看林獻堂對巴黎等城市空間意象的記憶。³⁰無獨有偶，謝金蓉也注意到林獻堂筆下的法國形像，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林獻堂對巴黎的形象書寫、及複製了康有為「以法為經」的方式，承接康氏〈法蘭西游記〉的外部語境，但卻極少處理當時臺灣民族自決的問題。只能拿項羽和Napoleon作一比較，卻很少將臺灣

25 潘驥，〈異域空間裡的漫遊者——論張達修日治作品中的旅行書寫〉，收入簡文敏總編輯，《2010年臺灣旅遊文學暨文化旅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縣：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2010年），頁107-133。按張達修所著為《醉草園詩集續編·張達修全集》，由張振騰自刊，於2008年發行。

26 李天生，《天星回憶錄》（高雄：自刊本，不著年代），頁74-108，〈京滬時期一、二〉。

27 徐千慧，〈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28 林淑慧，〈敘現、再現、啟蒙——林獻堂一九二七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臺灣文學學報》，第13期，2008年12月，頁69-92；林淑慧，〈世界文化的觀摩之旅——林獻堂1927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收入氏著，《禮俗、記憶與啟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9年），頁267-300。

29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頁63。

30 林淑慧，〈史蹟與現代空間的移譯：林獻堂《環球遊記》的都會意象〉，收入臺灣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6月。

自身的問題反射到異國形象的書寫中。不過林「仍能創出自己獨有的投射與詮釋。」³¹如果能和較早期的書寫者魏源、王韜等人筆下的法蘭西做一比對，³²說不定能找出康有為法國書寫的上游原型。

由《環球遊記》來看林獻堂的認同，也是研究的另一個主題，方孝謙將林獻堂定位為右派分子，他指出林獻堂遊記中對各國民族有概括的敘述，並對英國的殖民霸權對各地華人的影響多所著墨。所透露的民族認同是在追求臺灣的自保，希望臺人在日本帝國卵翼下有自治議會的機構，在和臺灣其他人物的政治光譜做比較，林獻堂是消極主張「臺灣漢族自治自保的，和蔡培火相同，但有異於堅持以漢民族一員的身分和日本人長期抗爭，甚至回中國抗日。」³³總之，方在研究1920年代臺灣漢人公共的民族論述，以林做為分析對象是無可逃避，而僅用《環球遊記》是否能完全代表林的全部主張，是值得考慮的問題；何況漠視該書中一再描述的各國獨立所含的隱喻。

陳岫傑由《環球遊記》來探討林獻堂當時對地理知識的認知高低如何，亦即林獻堂具有那些地文學、地誌的知識？他用地球表面測定、地球的運轉、大氣的特徵、陸地等描寫，指出林的《環球遊記》所表現的現代性認識，至少透過地文學概念的分析，顯出其進步的一面，如對地球的認識、地球運轉與時間、大氣現象、地表特徵等。³⁴這是《環球遊記》研究的另一開展。

今年（2011年）2月才出土的碩士論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這是前所述林淑慧教授所指導的。本文作者黃郁升已先有一篇〈《環球遊記》博物館參觀的經驗〉發表。這本論文以談《環球遊記》及遊記的現代性論述為主題，先討論文本的外部，如寫作的動機目的，其所本、與受過去經驗的影響，另就林獻堂參觀的主體都市、歷

31 謝金蓉，〈林獻堂筆下的法國形象：一個以比較文學形象為方法論的個案研究〉，收入《第五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8），頁457 - 487。

32 如蘇明明，〈魏源視野中的“佛蘭西國”〉、靳劍，〈王韜筆下的法國形象〉，收入《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頁97 - 167。

33 方孝謙，〈一九二〇年代殖民地臺灣的民族認同政治〉，《臺灣社會學季刊》，第40期，2000年12月，頁37 - 41。

34 陳岫傑，〈林獻堂著《環球遊記》之地理研究〉，《臺灣文獻》，第61卷2期，2010年6月，頁447 - 450。

史名勝、博物館、公園等做深刻的描述，最後探討其在異域所體驗的風俗慶典、女性議題、種族與殖民議題。這本論文所探討的問題，過去大半談過了，但他更為聚焦。此外林和梁的二本遊記對照做得十分翔實，如針對公園這一林獻堂最為欣賞最自由的天地，過去少有人注意，本文卻能由公園的描述來體會林獻堂在公園感歎「真是言論自由」的背後，有其對臺灣的關懷和期許，而文明現代性必須包括自由，否則只是表象。³⁵

本年6月中國《閩臺文化交流》刊出〈日據時期臺灣知識人的旅外體驗：現代性與文化認同—以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為研究中心〉一文，由現代性的體驗：商業、都市與政治；啟蒙與反殖：自由平等的嚮往；民族主義：身份認同的堅守，來加以闡釋，其研究只是學步前述幾位的著作（除了黃郁升）。³⁶

參、兩部遊記的外部觀察

在未進入遊記的實質比較前，有必要針對在顏、林兩人之前及之後有誰有相關歐美的經驗與相關記載，再談兩人的生平、旅遊動機到成行這些外部的問題。

一、臺人的歐美經歷與記載

臺灣人留學美國的，據吳文星研究，以1915年周再賜赴美國進修神學為最早，此後逐漸開啟留學歐美之風氣，與1895年即有臺人赴日留學足足晚了20年。³⁷至於誰先到歐洲留學（或遊學），據朱真一指出

35 黃郁升，〈文明世界的接軌—以林獻堂《環球遊記》中博物館參觀經驗為探討內容〉，《臺灣史料研究》，第32期，2008年12月，頁117 - 135；〈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頁40 - 60、93 - 100。

36 陳美霞，〈日據時期臺灣知識人的旅外體驗：現代性與文化認同—以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為研究中心〉，《閩臺文化交流》，2011年2月，頁116 - 121。本文連《環球遊記》亦未參考，甚至在註①中說「另，論文中沒有特別注釋的引文均出自該書（《灌園先生日記》）」，連《日記》中的頁數也不標出，並非嚴謹的史學作品。

37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頁125。

應該是杜聰明。³⁸杜聰明於1925年被派往歐美「考察歐美之醫學施設及有名的藥理學教授之研究情形，教授之理想學習實驗方法回臺後，來發展自己的研究為主目的」，³⁹所以他去美國6個月、英國4個月、德國1年、法國6個月。在他的《回憶錄》中除醫學考察外，也描述了一些歐美見聞。⁴⁰1926年6月22日黃朝琴、羅萬俔、劉清風、郭佩雲（黃朝琴妻）、杜聰明等八人在紐約成立臺灣歐美同學會，⁴¹此後留學歐美的漸多，到1941年已有74人。⁴²這些人中除上述黃朝琴、杜聰明寫過遊記外，還有那些人寫過？陳炳煌（雞籠生）曾在1928年到美國紐約大學商學院就讀，1930年取得碩士學位，在紐約工作半年後，即往歐美遊歷，⁴³曾在《臺灣日日新報》刊載五回〈歐美漫遊雜記〉，即（一）刊他在美國二年經過22州到過18個都市，（二）談英國倫敦，（三）談法國巴黎，（四）談德國柏林，（五）新嘉坡、西貢。⁴⁴和林獻堂〈環球遊記〉在《臺灣民報》刊載的時間重疊。⁴⁵此外1933年他在《臺灣新民報》804號至997號刊登〈海外見聞錄〉，共18次，以主題來發揮其

38 朱真一，《臺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臺北：望春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63 - 64。但顏國年早在1925年4月即前往美國，6月到倫敦，雖然他不是去留學。如果不是去留學，則以板橋林爾嘉為最早，他在1924年秋啟程赴日轉歐，赴英、法、德、義等30餘國訪勝，並在瑞士勝地阿蘿莎養病，前後七年。當杜聰明、林獻堂到瑞士時都曾前往拜訪。見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臺北：林本源祭祀公業，1984），頁59 - 60，〈林公爾嘉傳略〉。

39 杜聰明，《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1982），頁63。

40 杜聰明，《回憶錄》，頁63 - 75。此外《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4月28日夕刊，4版，刊有其回臺後談論歐美留學感想。

41 黃朝琴，〈遊美日記〉（六），《臺灣民報》，116號，1926年8月8日，12版。指出1926年6月22日黃朝琴等人在紐約開臺灣歐美同學會發會式，照片刊在118號上。

42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125；《臺灣歐美同學會名簿》，於1941年刊行，藏於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其中有創立緣起、會則、會員名單及第十六次開會紀錄。會員中包括名譽會員、正式會員、準會員，林獻堂列入名譽會員，準會員沒有「規定」，也許是曾為會員，但1941年並未在臺灣，如黃朝琴。此書共14頁，由杜聰明以編輯兼發行人出版。

43 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該報，1934），頁137 - 138。

44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1931年3月10日、13日、16日、18日、23日，4版。

45 林獻堂的《環球遊記》，正在刊〈美國見聞錄〉（一二三、一二四），見《臺灣新民報》，355、356號，1931年3月14日、21日，十一版、十版。

對海外的看法。⁴⁶此外大半歐美遊記，都會經南洋，對南洋也有一定的描述，無獨有偶，王添灯在1933年5月起在《臺灣新民報》刊出十三次〈南洋遊記〉，⁴⁷亦值得一提。

由上可知在1920年代後半到1930年前半是臺人赴歐美旅遊、留學的高峰，他們已不甘於只在漢、大和文化圈中，要進一步接觸歐美的現代性，走入世界，以其見聞作為他山之石；當時戰爭雖已發生，但僅限於局部，才有可以旅遊的環境。在這樣的風潮下，顏、林兩人到歐美旅遊誠非偶然。

二、兩人生平

（一）林獻堂：諱大椿、名朝琛、號灌園，1881年生，1956年亡，享年75歲。臺中霧峰人，受私塾教育，繼承家業，以農業經營為主，工商投資為副。1901年任霧峰區長，1911年任臺中廳參事，1921年（後辭職）、1930、1932、1934、1940年（後辭職）任總督府評議員。⁴⁸1945年4月被任命為日本貴族院議員，但從未赴東京開會。戰後先當選為臺中縣參議員，繼被推選為省參議員。後辭職競選參政員，當選。臺灣省政府成立時被任命為省府委員，魏道明任省主席時任命為臺灣省通志館館長，1949年改為臺灣省文獻會，仍任主任委員。在實業方面，曾任臺灣製麻株式會社董事、社長，彰化銀行監事、董事，大成火災董事，戰後任彰化銀行董事長、臺電董事等。

在民族運動上，他先任新民會會長，1921年致力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並與蔣渭水等共組臺灣文化協會，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

46 《臺灣新民報》，804、806號，1933年5月18日、22日，11、8版，刊出〈後嗣〉（上）（下）；809號，1933年5月23日，8版，〈筆耕〉；815、817號，1933年5月29日、31日，3、8版，〈醋勁〉（上）（下）；820、821號，1933年6月3日、4日，8版，〈酒話〉（上）（下）；827、828、829號，1933年6月10、11、12號，8版，〈自剖〉（上）（中）（下）；831、832號，1933年6月14、15日，8版，〈猶太〉（上）（下）；914號，1933年7月5日，8版，〈乞丐〉；915號，1933年9月6日，8版，〈痛快〉；969、971號，1933年10月31日、11月2日，8版，〈乳房〉（上）（下）；980號，1933年11月11日，8版，〈杭州〉；999號，1933年11月30日，8版，〈夫婦〉。

47 王添灯，〈南洋遊記〉（一）～（完），共13次，1933年5月～5月29日

48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期，2002年5月，頁275-292。前後六次被任命，但1927年的任命，因正值在英遊歷，乃婉辭獲准。

他趁此機會進行環遊歐美的壯舉，回臺後任臺灣民眾黨顧問，而後與楊肇嘉鑒於臺灣民眾黨逐漸左傾，乃由楊出而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連合在臺日人，以追求臺灣自治為目標，一直到1937年才停止運作。

在社會教育事業上，1932年發起一新會，由長子林攀龍任會長，擬以清新之氣再造臺灣，而漸及自治精神。一新會每天晚上幾乎都有活動，最出名的為日曜講座（原為土曜），邀請各界及庄中知識份子（包括女性）以演講分享經驗，提升文化。

能詩，為櫟社成員。一生的著作，除傳統詩作外，協助傅錫祺編《櫟社四十年沿革誌略》、《櫟社沿革誌略》，修《林氏族譜》和《林氏家譜》，編輯有關一新會的相關小冊，但其中以曾在《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連載的《環球遊記》最為重要。⁴⁹

（二）顏國年：舊名瀛洲，號陽山，基隆瑞芳人，1886年生，1937年亡故，得年51歲。自幼受漢學教育，及長亦學日語，在講習中以優異成績而被任命為故鄉鱒魚坑的書記。其兄顏雲年，以經營礦業為主，乃一意輔佐之。先是1913年任臺灣興業信託取締役，1918年擔任基隆炭礦和臺北炭礦（1920年改名為臺陽鑛業）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1919年任瑞芳興殖公司理事長，1920年自創仁和、義和、禮和商行，任專務理事。⁵⁰1921年擔任海山輕鐵和瑞芳營林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1923年其兄病篤，為親侍湯藥，易簣之後，擴大經營，咸謂其兄為開創者，其為守成者。

由於其兄與三井會社密切合作，打下炭礦經營的基礎，他繼承後，為發揚光大，擬向外投資，遂於1924年9月到中國考察煤礦，着眼於山西的礦業，並見到北洋政府的要人農商部總長顏惠慶與直隸、山東、河

49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收入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輯，《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3)~(4)。

50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6月6日，夕刊，4版；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文建會等，2005），頁1323。

南三省巡閱使吳佩孚等人，且著有〈北支の旅行記〉。⁵¹據陳慈玉的研究，此山西行，是三井公司欲藉顏氏「華僑」身份進出一向排斥外人的山西，尤其是同寶公司。⁵²此外也到山東、東北，前後76天。顏氏雖得參觀中國各大煤礦，雖簽有〈經營大同鑛業協定書〉，⁵³終無投資之機會。⁵⁴顏家在經營炭礦亦非順遂，雖然投入許多資本，但在經營上，與三井合作，終於打通販路。由於經營礦業成功，因此被稱為「鑛山王」或「臺灣煤業之父」。⁵⁵

除了經營煤礦外，將其經營煤、金礦的所得，轉而投資於茶葉、水產業、金融業、製粉業和電氣事業。此外任南洋倉庫、基隆船渠、臺灣水產、大成火災海上會社取締役；華南銀行監查役、基隆商工信組理事長、基隆同風會副會長。⁵⁶

在政治上曾任基隆郡基隆街協議會員、臺北州協議會員，並在1927年被指定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⁵⁷他在1929年提出工業振興方案，應加速進行日月潭水力發電的建設計劃以獲得低廉的電力、增設肥料工廠以圖自給自足，增設紡織工廠，組織製茶團體及製茶業的機械化，獎勵鳳梨罐頭事業、養豬事業，以充分利用臺灣的特殊條件。此外建議總督府應將基隆擴建為可以停泊萬噸級以上的碼頭。⁵⁸此外在1935年提出實施臺灣人義務教育令；廢保甲制代之以青年團、組織內臺人合同的町會、部落會；更主張在各州設一中級工業學校，在南北部各設一

51 陳慈玉，〈顏國年與中日臺煤鑛業合作的構想，1924~1930年〉，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該所，1993年），頁842 - 848；唐羽編纂，《臺灣鑛業會志》（臺北：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1991年），頁769，〈傳十三〉。不過唐羽說其著作為《華北炭田視察報告》，不知道是兩份不同的報告，還是同一種。唯在《顏國年君小傳》中，則寫為〈北支の旅行記〉，頁83 - 102。

52 陳慈玉，《臺灣鑛業史上的第一家——基隆顏家研究》（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7年），頁66 - 69。

53 劉澤民、李西勳主編，《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年），頁44 - 45。

54 據說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地的治安不穩，因而難以發揮其抱負。見楊漢龍，〈臺灣興業信託會社更生的恩人〉，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323。

55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州》（臺北：民眾公論社，1934年），頁106；陳慈玉，〈顏國年與中日臺煤鑛業合作的構想，1924~1930年〉，頁845。

56 《顏國年君小傳》，頁54 - 55，〈關係會社の重役〉。

57 《顏國年君小傳》，頁51 - 54，〈公職と榮譽〉；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該報，1934年），頁31。

58 《顏國年君小傳》，頁58 - 67，〈第七回評議會の諮問答申〉

高級工業學校，以培養臺灣的工業人才。⁵⁹

顏國年的著作除〈北支の旅行記〉外，以《最近歐美旅行記》最重要。能詩，為瀛社社員。

由上可知兩人間，林獻堂比顏國年大5歲，也比顏長壽，各出身於日治時期臺灣五大家族的林家與顏家，林獻堂的收入以傳統地租所得和投資事業為主，顏國年則完全以礦山王的姿態出現，兩人都非創業的第一代；兩人雖同是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會社取締役，但兩人間沒有交情。⁶⁰在民族運動上，林獻堂在領導臺灣民族運動上，自新民會到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可謂無役不與。但顏國年因經營產業的關係，必須得到總督府特別的照顧，又和三井必須密切合作，因此參加公益會，⁶¹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亦即顏家未曾參加臺灣民族運動。在受教育上，兩人都受傳統漢學教育，但顏國年勤學日語，日語程度相當好，當時咸信他會成為代表臺灣，進行對內、對外的交涉，⁶²故顏為雙語的菁英。

三、兩人之前的旅遊經驗

(一) 林獻堂

在1927年林獻堂赴歐美前，他有多少出國經驗？1895年乙未之役，時年15歲，奉祖母羅太夫人之命，率領全家40餘口到泉州避難，事平方回。⁶³第二次在1900年，先是1897年申請赴港旅券，⁶⁴翌年因父林文欽急逝於香港而前往奔喪，扶襯而歸。⁶⁵之後他多次前往日本，

59 《顏國年君小傳》，頁67 - 73，〈第八回府評議員會諮問に對す〉；陳慈玉，〈日本殖民主義的基隆顏家與臺灣礦業〉，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646 - 649。

60 臺灣實業興信所，《第八版臺灣會社錄銀行錄》（臺北：該所，1927年），頁44 - 45。由《顏國年君小傳》中，顏過世，林獻堂未有弔文、弔辭可見一斑。

6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9月4日，日刊，5版，〈公益會基隆磋商〉。《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7月18日，7版，〈公益會的創立總會 創立委員長は辜顯榮氏 副委員長は林熊徵氏 二共設立趣旨書を發表した〉。

62 《顏國年君小傳》，頁265，木村匡，〈人と變りて廉かない〉。

63 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卷一年譜，頁8，總頁17。

64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海外旅券下付（附與）返納表進達一件（含附與明細表）」3，8，5 - 8，微卷編號及頁次：旅23：554～2,340、林獻堂，時年22歲，往香港的目的是看護，有三個雇人隨行，一是林文南（29歲），二是林有（21歲），三是林紹勳（37歲）。

65 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11，總頁23。

如攀龍、猶龍兩子赴日求學時，或前往探親時，而得以在1907年遇到梁啟超。⁶⁶1913年再度前往中國，除到北京和中國國民黨要人有所接觸，⁶⁷也到侄子林季商在漳州華對經營事業的現場。他去日本多次、中國二次，也許非純遊歷，因此並沒有遊記留下，僅1913年到華對時留下詩一首，詩曰：「跳梁小醜阻吾行，遍地干戈到處生，家國興亡同有責，此身無擲鴻毛輕。」⁶⁸

(二) 顏國年

顏國年在1923年兄顏雲年過世後接掌家族事業一炭礦業，與三井有較強的聯繫，三井欲打入山西煤礦，乃由顏以「華僑」的身分赴山西考察當先鋒，⁶⁹較不會引起山西人排外，而顏亦想大展鴻圖，乃有此行。此行的行程全由三井代為打點。1923年4月24日與翁山英⁷⁰自基隆出發，經福州、上海、南京、杭州等處。7月8日回臺，⁷¹前後75天。⁷²他此次為考察實業，因此對大同、開灤、撫順炭礦都有詳細觀察，如蘊藏量、坑夫工資、一天出炭數、採掘方式、交通狀況，⁷³若非實際經營者，當無法如此仔細考察，而這也是他往後撰寫遊記的原型。

66 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14，總頁30。

67 葉榮鐘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頁21，總頁44。

68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301，8月4日。

69 陳慈玉，《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顏家研究》，頁67。

70 基隆暖暖人，1885年生，有漢學根柢，日治後亦習得日語。1897年為童工受雇於金瓜石礦山，漸嫻熟採金業，年20，受知於顏雲年，視為左右手。見唐羽，《臺灣鑛業志》，頁762，〈傳十一〉。雲年逝，至是為國年所用。

71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6月6日、7月8日，4版，〈顏氏自北京來函〉、〈顏國年氏歸臺〉。

72 5月6日到北京，12日到山西大同調查煤礦。19日到綏遠視察農場，28日到天津參觀開灤煤礦，5月31日到奉天（瀋陽），6月1日到哈爾濱，6月5日到旅順炭礦，6月8日到山東淄川煤礦，6月11日回北京，6月22日到朝鮮京城，6月23日到東京，7月8日回臺。

73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9日，4版，〈顏氏華炭視察團〉。「山西全省炭田，足以匹敵本邦本州，炭層18尺，乃至30尺，某外人技師，曾為查勘，謂該省炭礦，照世界現在消費數量足支2,000年之久，可謂無盡藏矣。奈為交通機關不備、不便運出，致少採掘。目下一年所出，如太原只40萬噸、大同只30萬噸，假諸鐵道，運往400哩外之天津，採掘狀況，似及於1尺4方。坑夫工資，坑內30錢、坑外20錢。開灤炭礦，即出開平炭者，炭層長25哩，幅15里，而厚不等，或20尺，或40尺、90尺，開灤炭礦區所藏，稱有5億萬噸，足以匹敵臺灣全島之所有。一日出炭，1萬3,700噸。坑夫工資，坑內35錢、坑外25錢。撫順炭礦，炭層厚60尺，至400尺，一日出炭，1萬5,000噸，坑內採礦凡5,000噸，其餘皆屬露天。坑夫工資，坑內60錢、坑外40錢，去年運出，約500萬噸，一噸之值，大連船交11圓。以上工資所給，皆屬照銀算也云。」

四、旅行的安排：包括行程的安排、通譯

(一) 通譯的安排：到歐美旅行，非通譯不可，當時雖然歐洲已經有旅行社，⁷⁴但通訊未如今日發達，如何在沿途、或預先安排通譯誠為困難。舉例來說臺灣民間最早出現協助旅遊的團體是1913年由民政長官內田嘉吉等日本官員所組成的「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但據呂紹理的研究，似以安排日人來臺旅遊為主，⁷⁵對臺人赴域外旅行可能不在服務的範圍之內。眾所周知，林獻堂只能說臺語，不論到日本、到中國都必須有通譯隨行，即使參加總督府的評會議亦有通譯同行。林獻堂的日文通譯先後有施家本、楊松、許嘉種等。⁷⁶由於林獻堂的旅行幾乎長達一年，要找到能隨行或隨地導覽通譯是非常困難的事，因此他自送長次兩子攀、猶龍到日本讀書，即希望有一天能在兩人的協助下完成旅遊歐美的願望。攀龍、猶龍皆通曉日、英文，正是旅遊最好的幫手。

至於顏國年雖通曉臺語和日語，但他1924年到中國考察實業時，已痛感通譯的必要，⁷⁷深感非學華語不可，否則需留日中國學生轉譯，總覺不便。⁷⁸因此他此行以基隆炭礦株式會社礦務主任尾家重治（畢業於日本熊本高工）為陪，⁷⁹除了協助安排身邊事外，考察實業、礦業也需尾家協助。他自歐美不止一次傳話回臺說：「此有因言語不通萬事要用通譯，許多不便。」幸得三井在歐美支店派出社員引導，⁸⁰兼為通譯，來協助顏國年的歐美之行。

74 1841年Thomas Cook即已發展火車遊覽（excursion trains），他公開廣告，安排行程，將參加者由英格蘭的Leicester運到Loughborough去參加禁酒示威遊行，共有571人參加。1855年他組織人們前往巴黎看博覽會，是為包辦旅遊（inclusive tour）的開始。唐學斌主編、蔡麗玲譯，《旅遊心理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12。

75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頁351。

76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的通譯〉，《輔仁歷史學報》，18期，2006年12月，頁19-20。

77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6月5日，4版，〈顏氏自北京來函〉，他說：「此次旅行，因言語不通，事事需用通譯，頗有不便。」

78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2日，4版，〈顏國年君之述懷〉，他說：「此次旅行，覺吾臺人慣用語言，範圍極狹，幸民國之留學日本歸來者，到處皆有其人，乃藉日本語以達意、託為轉譯，以後中國語之研究，殊有必要。」

79 《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2月5日，2版，〈顏國年氏 英美佛獨へ洋行〉。

80 《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6月19日，4版，〈顏國年氏來信〉；《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7月30日，4版，〈顏國年君消息〉。

即使通譯不成問題，仍需日本駐外各領事館提供必要的幫忙，如協助接收來自國內的電報，如上山總督要命林獻堂為府評議員，經由日本駐英國大使館通知，林獻堂立刻回電婉拒。⁸¹甚至領事館也是林獻堂利用來代收國內寄來的《臺灣民報》及相關信件，以便及時得到家鄉消息的地方。顏國年因依靠三井物產會社的人員協助，因此他到一地，只要有三井支店一定前往拜會支店長，並前往拜謁領事，如一到紐約，就前去拜訪田島支店長，到下午就去拜見齋藤領事。⁸²有時連臺銀支店駐外人員也為顏國年、林獻堂服務，如領錢、⁸³或帶領參觀金融機構。⁸⁴由此點也可見顏國年與臺灣總督府及日本會社關係，較林獻堂及一般人來得密切。

（二）行程的安排：旅行是否成功，旅程安排是否妥適，是成功的重要條件。顏、林兩人的旅程究竟由誰安排，如何安排？由於兩人在日記中均未述及，因此只能追溯遊記中的片鱗以作合理的推測。顏國年先遊美國再遊歐洲，而林獻堂先遊歐洲，再到美國，最後抵達日本。歐洲的旅行社行業（幫旅客代為安排行程，購買車船票券、旅社）的行業出現在19世紀末，離兩人赴歐已有70年的歷史。兩人行程的安排大部分可能由旅行社配合旅客的需求而安排，這之中，林獻堂先往歐洲，與當時攀龍在英國牛津大學就讀有關，且攀龍時常來信催林獻堂盡快前往。⁸⁵顏國年則必須配合三井會社的安排，選擇先往美國。茲將兩人的行程介紹如下：

1、顏國年：1925年3月21日下午4時自基隆乘吉野丸出發，同行者除尾家重治外，其女顏梅要到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就學因而同行。24日上午抵門司，26日抵東京，4月2日中午自橫濱搭天洋丸出發，4月11日到檀香山，4月17日抵美舊金山，6月2日到紐約，6月13日上午9時搭

81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頁175，8月25日。

8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27。

8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29 - 30。如在紐約時，由臺銀安達領導，往觀大銀行金庫。

84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頁146；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43。

85 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一）〉，《臺灣民報》，1927年8月28日，（七）。

マゼスチック號（Majestic、馬提斯酒號）由紐約出發往歐美。⁸⁶

6月19日下午1時抵倫敦，7月3日到曼徹斯特，7月16日到法國巴黎，7月26日到比利時，28日到德國，30日到荷蘭，8月1日到德國，8月13日到捷克，8月14日奧地利，8月18日到匈牙利，8月22日奧國，8月23日德國，8月27日瑞士，8月31日法國，9月7日到義大利，9月21日由拿波里出航搭北野丸。

10月7日古倫母，10月12日新加坡，10月19日香港，10月20日搭英國船到中國，10月24日到廈門，10月25日上午8時抵高雄港，27日回到臺北。

總計自4月17日抵舊金山到6月13日離開，共計在美58天；自6月19日到倫敦迄9月21日自義大利拿波里出海，共計在歐洲195天，全程自3月21日啟程到10月27日回臺北，共221日，經過16國。⁸⁷

2、林獻堂：1927年5月15日林獻堂與次子猶龍自基隆搭鳳山丸啟程，5月16日廈門、5月17日汕頭，5月18日香港，5月26日新加坡，5月29日彼南，6月2日古倫姆，6月10日亞丁，6月14日開羅，6月15日由埃及波西士出發，6月18日抵義大利南端レジラ，6月19日法國馬賽，長子攀龍加入行程。6月22日巴黎，6月27日英國，8月31日病倒，9月17日痊癒出院，10月3日巴黎，10月9日德國，10月25日丹麥，10月29日德國，10月31日荷蘭，11月4日比利時，11月10日回巴黎，10月27日到摩納哥（尚未獨立，屬法國），12月29日義大利，1928年1月14日瑞士，1月19日回巴黎，2月18日西班牙，2月27日回巴黎。3月14日林獻堂與次子猶龍搭Achitania號大汽船赴美，長子攀龍回英國。3月20日抵美國紐約，5月2日到舊金山，5月9日登天洋丸到日本，5月24日抵橫濱，11月8日回到臺北。⁸⁸

由行程來看，他自1927年5月15日出發1928年5月25日回到日本，

86 顏國年所搭的天洋丸和Majestic號，都和杜聰明1926年的相同。見杜聰明《回憶錄》，頁68。

8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95。

88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年6月，頁2-3；《臺灣民報》，第235號，1928年11月18日，（五）。

共計378天，但其中病倒倫敦⁸⁹18天不計外，亦有360天，比顏多旅遊139天。林獻堂出遊歐美是47歲，而顏國年為40歲，顏國年較年輕，旅遊時並未發生任何病痛。就兩人住的旅館來說，顏都住在旅館，但林獻堂到英國時，住在攀龍租屋處，即披野遜家，並在披氏家搭伙，⁹⁰既有居家之樂，又有房租便宜之利，自6月27日入倫敦後，即以倫敦為中心到英國各處參觀，一直到10月2日，共98天。另一次則是到紐約時經林茂生的安排住進International House，此為石油大王洛克斐勒所捐贈，共容納600多人，有60多國人住在此。⁹¹林獻堂到此住的原因有三：一是好奇心，二是林茂生亦住於此，得以朝夕促膝暢談，三因省錢，原住賓夕法尼亞Hotel，每天13美元，但在此一週才16美元。⁹²顏國年則都住在旅館，但在義大利伯尼斯時，因旅館滿員，不得不住在三流旅館。⁹³

林獻堂此行帶照相機、望遠鏡，⁹⁴應該到處留影，但目前存下來的照片不多，最常見的是父子三人在巴黎街頭、倫敦的合照；⁹⁵顏國年則一開始沒有帶照相機，一直到德國，才在三井辦事處的人介紹下，購買2個照相機、3個望遠鏡。⁹⁶顏國年這次旅行，理當留下不少照片，尤其是參觀企業時，唯目前尚未得見。如果顏家視《最近歐美旅行記》為「家寶」，⁹⁷則應有保存照片吧！

89 林獻堂，〈環球遊記（23）〉、〈環球遊記（24）〉，《臺灣民報》，1928年4月15日，（五）、4月22日，（五）。8月27日已牙痛，但仍繼續遊覽，直到31日一日寒熱數回，不得不找醫生調治。

90 披野遜，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律師，家有妻及子名獅，還有妻之姊戈登，另有一對美國夫婦為房客。早餐9時半、午餐一時半、晚餐七時半。見林獻堂，〈環球遊記（21）〉，《臺灣民報》，1928年4月1日。

91 黃朝琴遊紐約亦住在此，他稱之為國際會館，「這間十層高樓，是以三達石油公司主人捐的200萬元建設的，現在有500名各國男女學生住在這裏，樓下做會客廳，三樓做跳舞廳，地下室有食堂、理髮店、雜貨店、裁衣店及運動室等，自第二層至第十樓做學生的寢室。男女分廂而住，最合學生的理想生活，即東京帝國學士院的會員，亦沒有這樣舒服的洋樓。」見黃朝琴，〈遊美日記（三）〉，《臺灣民報》，114號，1926年7月18日。

92 林獻堂，〈環球遊記（125）〉，《臺灣新民報》，1931年3月28日，（九）。

9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55。

94 林獻堂，〈環球遊記（11）〉，《臺灣民報》，1928年1月22日，（七）。1927年6月27日父子兩人在歐洲通關時，必報明攜帶何物，猶龍則拿出寫真器即照相機。《環球遊記（十）》，《臺灣民報》，1928年1月15日，（四）。林獻堂父子到馬賽時，用望遠鏡尋找長子攀龍。

95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書前照片。

9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07。

97 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頁68。

如果就顏國年遊歷的國度來看，有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荷蘭、義大利、摩洛哥、奧地利、匈牙利、瑞士、馬來西亞、中國、香港等，林獻堂則埃及、馬來西亞、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瑞士、比利時、荷蘭、丹麥、義大利、摩洛哥、西班牙，其中兩人參觀的不同國度，顏國年多了匈牙利、奧地利，而林獻堂則多了丹麥、西班牙，不過顏在荷蘭時只到海牙，並未多留。

五、旅遊之動機

至於兩人寫遊記的動機，據顏之自序（前已談及為張純甫代作，但必沿顏之意）說明寫遊記的原因：「余以寡讀鮮學，觀察所及祇在皮毛，旅行之記，徒徵耳目，而親友必欲強余彙成一冊，藉作歐遊之資，辭不獲已，如付手民。」並自謙「粗陋之詞、不文之語，曝於眾人之前矣，其貽笑奚如耶。」⁹⁸似將此遊記的讀者設定在家人，實則顏國年當年遊美、歐的壯舉，一般社會有很大的好奇心，因而《臺灣日日新報》不時報導他在歐美旅遊的情形，⁹⁹但這與他和《臺灣日日新報》的主筆大澤貞吉¹⁰⁰同船赴美是否有關？按，要寫成一部遊記，旅行中寫日誌必不可少。顏國年必有日記，但《游記》中，提到整理日記只有一處，即船在印度洋航行5天時，有「整理日誌」¹⁰¹的記載。幸好《顏國年君小傳》中留下自4月2日至9月27日的日記摘記，是否有完整的逐日日記則不可知。至於其書寫是否參考過什麼資料，雖很難稽考，但得之於當時的導遊書或小冊子，則可以想見。至於到每一個礦區所留下的記錄，有

9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自序〉，收入《最近歐美旅行記》，不著頁數。

99 如《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2月5日，〈顏國年氏英米佛獨へ洋行〉；6月19日，〈顏國年氏來信〉；6月28日，〈顏氏遊歷消息〉；7月30日，〈顏國年君消息〉；8月31日，〈國年氏旅歐消息〉；9月12日，〈國年氏旅行消息〉；10月4日，〈顏國年氏之消息〉；10月23日，〈顏國年氏消息〉；10月27日，〈顏國年氏〉；10月28日，〈顏國年氏の歐美視察談〉。

100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年），頁56。1886年生，1913年東京帝大文科學系畢業。10月入中央新聞社，1918年7月任新愛知新聞編輯局長，1921年任東京支局長，1923年8月轉入臺灣日日新報社，經編輯局長而任主筆，1941年辭職，任皇民奉公會宣傳部長。他和顏國年同船赴美，亦即自橫濱一直到美國，而回程也一起乘白山丸自法國馬賽回到臺灣。在兩人回國後每一年的4月2日（自橫濱開船赴美的日期），顏國年和大澤以及尾家三個人一定要聚會暢談，稱做洗垢會。見大澤貞吉，〈福德圓滿の人海外旅行中の國年氏〉，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260。

10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85。

些部分可能有尾家的協助，和會社（公司）提供的資料。

林獻堂則在夢想歐美之旅18年來，必定讀過不少遊記，前已提及康有為、梁啟超的遊記，是他閱讀、做為了解歐美名勝的知識，並做為按圖索驥的手冊，如對拉斐爾的畫、吃雜碎都是。沿途他努力記載，並搜集導覽手冊（由兩個兒子協助閱讀）中的資料。他早已準備在《臺灣民報》連載，藉他眼中、筆下描述歐美的現代性（亦有相當的反省性），做為提升同胞對歐美文化之瞭解，也希望他的微言大義，能對推動臺灣的自治甚至獨立有所幫助。《臺灣民報》雖早有登遊記的先例，如黃朝琴的〈遊美日記〉，但前所登都是短篇，如林獻堂這樣長共152次、20多萬字的遊記連載，可說空前絕後。就報社而言，登股東、社長（1929年任）的遊記，符合當時的需要。林獻堂遊記第一次登載為1927年8月28日，亦即他還在英國時即開始寫，以致延遲往法國的時間一星期。¹⁰²當時是用電報的方式還是用寄信或其他方式才能讓民報社及時登稿，則不得而知。

至於兩人寫作的風格，都會在寫景、描物之外，加入自己的感想、觀察。但林獻堂的筆鋒較健，帶著幽默，並適時融入其觀察，但他在寫作上也有很大的壓力。雖然1928年已是大正民主的尾閩，但做為臺灣民族運動領導人的他，只能以一貫穩健的筆調，說出微言大義，而不能盡情書寫，則屬顯然。描寫臺灣總督府的建築勝過美國白宮，讚歎民主，可能是臨界點。1941年爆發《環球遊記》事件，遊記所載的英皇喬治五世出而賣花，王后賣肥皂，第二王子及其妃則在其父母身邊幫忙。他並未親見，但此事發生在其遊蘇格蘭之後的幾天。林獻堂引以為憾，並說「將來君主國的壽命之最長者其英國乎？」¹⁰³即因而賈禍，就不必論到遊記的後半遊覽美國時對「敵國」美國的讚美。¹⁰⁴

顏國年的遊記非常重視實業報導，特別是煤礦、汽車工業，自鳴鐘、船業等等，都是他重視的對象，描寫翔實。他也很素樸地表達自己的感覺，如有關龐卑古城的觀覽，他見牆上春宮畫，即用道德觀、報應

102 林獻堂，〈環球遊記（20）〉，1928年3月15日，（五）。

103 林獻堂，〈環球遊記（25）〉，《臺灣民報》，1928年4月29日，（五）。

104 林獻堂，〈環球遊記（129）〉，《臺灣新民報》，1931年4月25日，（五）。

的語氣予以批判。¹⁰⁵又如他對拿波里這個城市的批評直接而無隱，「無處不有火山灰，加以不盡掃除，故各處污穢之極。其住民等，素不清潔，男女跣足而行者甚多，且晝夜火山灰濛濛，陸續飛來，是以街市愈增污濁，路傍乞丐成群。一般人民，品行卑劣，此「訥布爾」港，稱於意大利第一良港，其狀況如此，豈不有損意大利一等國之名譽乎！」¹⁰⁶

顏國年的遊記較難引人入勝，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重在實業的描寫，雖參以博物館、動物園的相關記載，似較不具閱讀的吸引力；二是在介紹國外城市名稱，譯文和現今相差太遠，使當時所載的城市要比對現今的城市，頗費思量，如今通稱的史丹佛大學，顏譯成「斯坦夫奧」，幸得相關譯名皆用「」表示，尚屬較好比對，若有關會社名、旅社名就很難還原，如「斯坦打石油會社」、「拉塞夷爾」旅館、「塞爾安格利埃智」廠。另一個問題是，在寫行程時，常用翌日，以致於必須去找到到底是那一天的翌日，還有算錯之虞，此點也增加閱讀的困難。

由上述顏著來對照《環球遊記》，林獻堂的文字清順可讀，以介紹歐美現代性為主，兼及歷史與諸友好、舊識的情況等，筆調平和，且能引人入勝。至於城市的譯名，都和他兩個兒子切磋過，有時還附上原文，似略勝一籌；至於日期也較為清楚。主要是林獻堂是日記歸日記，遊記再就日記予以擴充，分門別類，讀來較有次序感。顏則雖也做了歸納，讀來仍較難聚焦。但顏的遊記有個優點為林獻堂日記所無，即附了一張「（大正14年）世界周遊地圖」，將其行程、經過的地點、搭的船（噸數）、行程公里數及天數一一指出，方便閱讀。

肆、日記中相關描述的比較

前已論及兩人的遊記，外部有幾許的異同，茲進一步來比較遊記的本身。首先要談有關機器現代化的記載；其次是同一遊覽地點的記載，

10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78。

10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78 - 179。拿波里，顏國年譯為訥布爾。

如紐約、芝加哥屠宰場，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日記中的認同。

一、有關工業現代化的描述

林獻堂對德國軍國主義引起一次大戰頗為不愜，因此即使其工業能表現出當代科技的槍礮¹⁰⁷也不多觀賞及說明，整部遊記中唯一談到工業的，只有2處，一是他要遊歐美時遇到一熟人，說要到廈門開玻璃廠，請他到德國代為聘請一個技師，林不加思索就答應了。沒想到到柏林時一訪查才知道玻璃工業分工之細，光是德國就有19個組合，而又未問相識之人究竟要那一種技師，因此不敢貿然代請。由於接觸玻璃之事，乃又觀察到德國正在做人工樟腦。按林獻堂之父林文欽與堂兄林朝棟共營「林合」，開拓中部地區的樟腦業，林獻堂對此當不陌生。當時德國因原料不足購之於俄、美，因之價貴尚未能與天然樟腦競爭，但若使其生產費低廉、原料充足，而逐漸成功，「將來臺灣之樟腦，必大受打擊無疑矣！」¹⁰⁸林獻堂的擔憂，日後不幸成真。

反之，顏國年既是參觀產業之旅，則其重點在觀察炭礦等經營情形，且每到一處，必要三井支店（或辦事處）代為聯絡才克成行，因此他環球所見的大煤業及其1925年前後的情形，應該是工業史中重要的記載。此次歐美行程，他最重視的是參觀炭礦，觀察其經營方式、出產量、使用挖煤之機器、如何送到海港、是否要檢炭，而所使用的坑夫，坑內、坑外的工資，出礦坑後的清潔以及是否有宿舍，其觀察之詳細令人吃驚。他所觀察的炭礦以在美國、英國、德國為主，如在美國「莫巴利市」參觀「馬利奧多」礦坑，挖掘時都用機器。¹⁰⁹如截炭機、捲揚機，都是由薩利邦工廠所做。¹¹⁰其次是「拔黎姜布」會社所經營的「金羅克」炭坑，在此炭坑，他觀察到美國政府定有規則，挖礦必留殘柱，以預防地表陷落，若地表陷落一處，則罰金500美金。因聞採煤安全不可少的瓦斯爆發試驗所，及蓄電燈救命器之試作所在「匹茲堡（非族巴

107 林獻堂，〈環球遊記（80）〉，《臺灣新民報》，1930年4月12日，（八），「入門首先看見，就是一對克魯伯廠所造的大礮。德國之軍國主義，自來已受世人之厭惡猜懼，而余之腦中，亦不能免有這種的印象。」

108 林獻堂，〈環球遊記（84）〉，《臺灣新民報》，1930年5月10日，（八）。

10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9-20。

11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24、46-47。

夫)」市，乃前往參觀。¹¹¹到英國倫敦郊外的太陽炭坑會社參觀，發現英國煤礦炭質較不堅固，故不用截炭機，而用壓榨空氣的鑿炭機，而炭坑內外各處炭粉散布，非常髒，事務所極粗陋，坑夫工作後不入浴，故不設湯桶。¹¹²到英國參觀的第二個礦坑叫「保厄爾底佛廉」，此炭坑自行發電，炭坑內外也十分不潔，各種設備多為舊式，沒有特別之處，但坑主建有宿舍給坑夫住。¹¹³參觀英國的第三個炭礦為「捷母斯林莫」會社所屬礦坑，使用截炭機採礦，又有煽風機以使輸送空氣到坑內。¹¹⁴

在英國不但參觀炭礦，還參觀「西斯哥爾」工場，該廠專門製造大型電氣鑿岩機、壓榨空氣大型鑿岩機，以及電氣或空氣小型手持鑿岩機。¹¹⁵還到英國大博覽會（在倫敦郊區）去看其中的炭礦採掘模型，還有種種採礦、運炭的機器。¹¹⁶更到造船廠的船塢去看煤的積入機及運搬之機、升降機等各種機械的使用。¹¹⁷

到比利時，參觀「西亞保爾拿志哥克利夷爾」經營的「塞爾安格利埃智」炭坑，但覺此礦為世界中未有之奇異炭層，其炭層變化不定，故在採礦上十分辛苦。此炭礦邊有一緊急治療所，以便礦工有事可立即治療，再後送醫院。¹¹⁸德國是歐洲工業最進步的國家，其第一個參觀的礦為「漢尼拔爾」會社所屬炭坑，此礦還有一部分用手掘，其他用截炭機，炭用回轉運搬器運下，還有選炭機。¹¹⁹第二個參觀對象是製造截炭機的工場，「克訥普島」會社的工廠，其製造的機器，如何使用都有照片顯示，其機器極其輕巧便捷。¹²⁰接著參觀「漢尼拔爾」會社所屬的第二炭坑，所採之出礦，先用選炭機，再用水選機，中塊以上賣出，小塊及粉炭則皆製為炭礦，¹²¹最後參觀「拔馬格默格因」會社所屬工場

11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9 - 40。
11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58 - 60。
11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63。
114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73 - 74。
11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77。
11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63。
11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76。
11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8。
11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07 - 109。
12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10。
12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11 - 112。

及「西夷面矢啟爾多」電氣會社所屬工廠。¹²²在參觀炭礦時，顏見到先進國家的採礦，技術先進，採礦有關的機器日新月異，但礦工的工資不高，且當時已有採煤過剩的現象。因此用減工時來減少產量，以為因應。

由於礦場的經驗為其必欲吸收，因此以參觀煤礦及製煤相關工廠為第一觀察對象。而此種參觀事涉商業機密，都要事先申請才能參觀。他對紡織廠也極感興趣，如到曼徹斯特看到紡織機的製作已採用分業法（各職工只專門製作一部分），¹²³這和美國的福特汽車廠相似，使作業極速，¹²⁴令他歎為觀止。在美國他觀察到美國的自用車多到不可勝數，而男女都能開車，雖然汽車有貴有賤，但每月只要30元的費用即可；¹²⁵且車禍不多。反觀臺灣汽車少，卻時有誤傷事件發生，他認為是司機訓練不足，行人不知避險之法，再加上巡查沒嚴格取締所致。¹²⁶顏國年的觀察要比黃朝琴對美國車禍的看法高明。¹²⁷

飛機是當時新發明最先進的交通工具，顏、林兩人都十分注意。顏說明這種新式飛行機，乃不用原動機而能飛行者。1925年7月27日試乘此機，不料在飛行6小時後，卻由空中墜落，飛行員慘死的悲劇。顏沒有評論，只說「因此將此飛行機付與專門家，再行研究云」。¹²⁸他不僅記錄說福特也計畫一最大工場來造飛機，¹²⁹還在德國米幼亨參觀世界第一大工業館中所展覽的古今各種飛行機。他評論過去的設計皆不實用，「及至現今之蜻蜓式，始為世之實用。」¹³⁰由於對最新的交通工具有一定的了解，他自認能考察歐美乃得利於汽船，¹³¹因而對飛機有早日發明

12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16、119。

12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41。

124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69。

12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10。

12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0。

127 黃朝琴，〈遊美日記（八）〉，《臺灣民報》，1926年8月29日，121號。黃朝琴看晚報，報載有一家4人被汽車撞死的報導，令他寒心，因而大發議論：「美國全國現在有2,000萬自動車，換句話說，即每四五個人有一把〔輛〕，每年死傷約3、4萬件，我恐怕再幾10年後美國自動車要比人口多呢！這是物質文明的極致，非我們可以想到的事。」

12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2。

12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42。

13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33。

13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何幸有此汽船，衝風破浪，橫斷數千里之海洋。終使吾任意漫遊，自由往返，豈非極快意之事乎！」

成功的期許。

1928年到美國的林獻堂，對飛機有何特別的報導？林獻堂在洛杉磯就有機會生平第一次坐飛機。當林獻堂父子由英國到巴黎時想要搭飛機，但長子攀龍認為危險，不贊成無端冒險，因此沒有搭成。但在洛杉磯有機會搭乘二人座的小飛機時，即不放過，先「戴防風之帽及眼鏡，又以帶束腰，連結於機中之椅背」，又拍了照片，然後飛了15分。他的感想是「飛機若直進時，則甚平穩，其快樂遠勝於舟車，若迴轉時，機體傾倒，幾欲下墜，則實為可驚。」¹³²林獻堂一直到1945年8月底，日本戰敗後，欲往南京了解狀況，並歡迎即將來臺主政的陳儀，而往上海、南京時才再度搭乘飛機，這時他的妻子還為他搭飛機是否安全而擔心。¹³³

兩人都到當時最文明的歐美遊歷、參訪，是否只見到現代性的一面，而未對現代性造成的人性及社會不平等有所觀察，並將反思紀錄在遊記中？先舉參觀芝加哥屠宰廠為例，兩人對該廠的規模、分工、屠宰頭數之多，及其屠宰過程，及其牛羊悲鳴，不忍卒聞之狀都深受震撼！林獻堂因此參觀過後，旬日不敢食豬肉，月餘不敢食牛羊之肉。¹³⁴顏國年描寫進行屠宰的過程較少，但將分工為七個屠宰過程一一紀錄，並謂此為省力之作，並說明屠宰後要冷凍3個星期，肉味才甘，每天屠宰數及場外有獸柵等，他也和林獻堂一樣，看過後在數日間不欲食肉。¹³⁵不過顏未對此事做評論，林獻堂卻對所謂文明有其深刻的觀察與反省。

近世之文明國，皆以人為機器、工具，且以人為機器之奴隸者也。以分業之故，凡工人之在工場者，可以數10年立定於尺許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執之業，或寸許之金，或寸許之木，磨礮焉、控送焉，此寸金寸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聞也。至於理想學問，更無論矣！以是之故，非徒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已。抑且智者愈智、昏者愈愚也，嗚呼，文

132 林獻堂，〈環球遊記（145）〉，《臺灣新民報》，1931年8月15日，（五）。

133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1945年》，頁259，8月30日。

134 林獻堂，〈環球遊記（141）〉，《臺灣新民報》，1931年7月18日，（九）。

13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7-18。

明國之所以為文明，果如是也耶？¹³⁶

二、同一遊覽地的記載

Niagara大瀑布：顏、林兩人對風景之參觀時間、看法，筆之文字，以Niagara瀑布為例最為合適。林獻堂父子兩人用一整天來看此瀑布，來美之前已有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畢業的陳忻老友告之，到尼加拉瀑布，還要自加拿大境內看瀑布才是。但當父子兩人在美境內看完後要到加拿大時，居然出示日本護照仍未得進入，主要是「凡支那民族，欲入國境非有美國關吏證明必回美國的文書不可」，父子兩人乃向美國關吏取得證明才能順利參觀。林獻堂的遊記，除介紹四大湖與瀑布形成的關係外，還介紹了看尼加拉瀑布的四種看法。第一種是在群島上向下望，雖聞水聲如萬馬奔騰，但僅見一半；第二種看法是赴加境看，能回顧上流，才能畢覽瀑布之奇偉。第三種則是夜間用數萬燭之五彩燈光，宛如長虹，照着瀑布，皆感異彩。第四種是入瀑布中看瀑布，乘升降機，墜入地中約數丈，再沿隧道而行，將至洞口則略見光，入其境，如西遊記之老孫遊水簾洞，並在觀看河道最狹之處，水流甚急時，舉例說有個英國善泅者欲游而過，未及半，為急流所捲而亡。其親身遊歷的狀況，有時借描述其他遊客的情況，來增強報導的趣味性與真實性，他將Niagara Falls，譯為耐亞曼拉瀑布。¹³⁷

顏國年則花一個下午來體驗「來牙拉」大瀑布及其附近山水。在他的遊記中很少記同行的翻譯或尾家和他的互動，只忠實地報導他們所見到的。他似乎看了兩種（林獻堂看瀑布四種方法中的兩種），即在美境和加境看大瀑布，提到水聲、水煙、水流，並記述冬天將會結冰的景象。至於到加境的情況，則未多加筆墨。但重要的是，在觀察大瀑布仍不失其大工業家的本色。當他看到瀑布的水量和落差，故設置八處發電所時，就聯想到臺灣的日月潭只有13萬kilowater電力，就說是大工事，「若與此處較較，真不啻天壤之差也。」¹³⁸這就是工業家根性，簡、

136 林獻堂，〈環球遊記（139）〉，《臺灣新民報》，1931年7月18日，（九）。

137 林獻堂，〈環球遊記（139）〉，《臺灣新民報》，1931年7月4日，（五）。

13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43 - 44。

實，無一不以工業着眼。至於到加拿大是否受到加境關吏的留難？似乎沒有。他和林獻堂都拿日本護照，理論上不該如「支那人」的待遇。但美國人採血統主義，故林獻堂被留難，何以顏只是檢查即過關。他說檢查主因是要看有無夾帶貨物，林獻堂則說是為了排斥華工，可能是顏當時早已在領事館、三井會社協助下取得必回美國的證明，否則以顏對關吏留難一一筆於遊記的習慣，不該沒有記載。¹³⁹

第二個例子可舉兩人參觀白宮的情況。顏國年旅行記所載的美國總統官邸，質素而不華，且不甚寬大，可見大統領之「躬行節儉」，又說其他大臣官邸亦如此，是所謂上下一德也。說完白宮，立刻批評日本大使館，為市中最不雅觀者，規模小而舊式，毫無可觀之價值。¹⁴⁰林獻堂則先說白宮的歷史、華盛頓特區的由來，1800年總統才在此辦公，白宮命名之由來及陳設，他所看的白宮「凡二層樓，頗渺小僅類富豪之室，……其美麗、宏大不及臺灣總督府官邸多矣！」由此發揮其對「平等」、「平民政治」的詮釋，認為「自居為國民之公僕，不敢絲毫自侈，以示尊嚴，有此美德，令人不得不歎羨平民政治質素之風。其所謂平等，真乃實行而非徒作美名也。」¹⁴¹此次林獻堂以白宮和臺灣總督府做比較，而欣羨美國的平民政治和平等，顯示日本帝國治臺的專制、集權，既差別待遇臺人、不平等，且臺灣人沒有自己的議會，故無平民政治可言。反觀顏國年，只片面贊賞美國，沒有直接批評總督府，只顧左右而言日本大使館之難看，似亦有部分的微言大義。

三、對女性的描述

第三個例子為兩人對異性（女性）的看法。林獻堂對女性的看法，筆者在〈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一文中已有提及，¹⁴²在旅途中，

139 林獻堂，〈環球遊記（139）〉，《臺灣新民報》，1931年7月4日，（五）；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21、122。

14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6-37。但在〈歐米視察漫錄〉，則在5月21日之下記「我日本大使館の如き明治28年の建築に係り頗舊式古色のものにて蒼然たり。」見《顏國年君小傳》，頁106。

141 林獻堂，〈環球遊記（129）〉，《臺灣新民報》，1931年4月25日，（五）。

142 許雪姬著，〈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年6月，頁9-10。

他接觸、觀察記載各國女子的特色，如在航向新加坡的途中，他聽住馬來半島的華僑告訴他，南洋女子空慕歐風，不負家庭責任，言必稱自由，而日本女子則自中等程度起，男女分教，各盡己責，兩者相差很遠。在埃及，他見他們戴黑面紗、穿黑色外衣的女性，或有人攻擊是回教壓迫女性之故，林獻堂認為印度等地亦有信回教者，其婦女卻未穿黑衣、戴黑面紗，因而認為是為避免日晒沙塵，免傷害顏面之故；如果古代已有眼鏡，想他們自亦戴上眼鏡，而不會着面紗，因此這是保護而非壓迫。到美國後，他觀察一戰後英國婦女吸煙、喝酒者日增，法國女子的熱情，也記下路易十六皇后所居之室懸有一鏡，為歷代皇后所用，同行之婦女11人，一一往照，由此可見歐洲婦女之好奇心與虛榮心。到了德國，他說德國女子無英國女子的嬌貴，但柏林婦女流行短至膝上之服裝，若衣裙被掀，很是難看。而夜間來往的德國女子十之四五是賣春者，他在德國被女子邀舞，只好自嘲「至是方悟一嘔一笑，實未可輕易對人」。對美國婦女的感受更多，一在於美國男子對女子的尊重，見女子必脫帽致敬，而女子並不答禮，歐洲則無此風俗（至於對升降梯小姐、女店員則不如此）。在騎馬的方式，歐美亦有不同。歐洲女子穿長裙、戴帽、側坐鞍上，美國女子則穿短衣、窄褲、長鞋，兩足跨於鞍上，與男人同。

對於英國眾議院有女議員8人，8人中有1人為女明星時，他認為這是西方人視女星為藝術家，而東方人的看法不同，更不用說能當議員。對於華盛頓博物館有慈禧太后的像，他將清廷之敗歸罪於慈禧，正如「姐已敗紂王」一樣，仍難免以傳統的眼光來看待女性。他批評慈禧時，不免失之嚴苛！他說：

滿清之腐敗，大多受此老婦之賜，記得當其囚光緒帝、殺六君子，痛恨國家維新之際，何等赫奕威嚴，那知今日家亡國破，其尊貴之肖像，在此作骨董受千萬人之笑罵也！¹⁴³

143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的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年6月，頁8、9-11。

顏國年在遊記中，如何觀察記載女性？他似無如林獻堂和各國婦女有互動的情況，他的觀察女性亦從工業的角度來注意女從業員即女職員或女工的情形。他在美國紐約觀看大銀行時，發現銀行員多用青年女子。¹⁴⁴到華盛頓去看印刷所時，也看到職工大部分皆用女子。¹⁴⁵到英國利物浦（利巴匏爾）參觀「利巴」兄弟會社的肥皂工場，同樣的其社員和職工大部分皆採用女子，而且令人驚奇的是多少通些日語，至於附屬的肥皂商標印刷工場，職工十分之八採用女子。他進而簡單分析女子被工廠大量採用的原因，是因「取其性馴而溫柔，且能耐於勞苦也。」¹⁴⁶

他對德國婦女有不好的印象，先是他晚上去看「混合劇」時，發現女優全裸，僅以網布遮其陰部及兩乳而已。（既如此，則非全裸）不料觀眾客滿，「是亦西洋特殊之風俗也。」¹⁴⁷而德國博物館不僅展出婦女貞操帶，¹⁴⁸新皇宮（德國末代皇帝所居之所）有種種有名油畫，其中多為裸體及半裸體的美人。¹⁴⁹他又描述德國聽來的「德國皇后與拿破崙一世之艷事。」據說拿破崙佔領柏林後，欲乘勝追擊俄國的莫斯科，擬燒燬柏林全市街屋。這時絕世美人的德國皇后，乃以身許拿破崙，求其勿燒柏林，柏林因而無事，而其德乃為人民所稱道，遂在皇宮之前立頌德塔。對此事他的批評稍為過火，似將德國民間婦女「鮮有貞操觀念」歸咎於皇后，犯了以偏蓋全之誤。

該后有功於民，固應頌德，但恨其身居皇后尊位，為一國之主母，尚不能守其貞操，何以責小民乎！至今德國民間婦女，皆鮮有貞操觀念者，乃后之過也。¹⁵⁰

144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0。

14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5。

14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67 - 69。

14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04。

14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1 - 2。林獻堂在法國巴黎參觀Cluny修道院時，談到猶太教徒對男性的割禮，比顏更詳細談貞操帶。林獻堂將男子的割禮和女性的貞操帶視為「同為戒淫之具。」林獻堂，《環球遊記（33）》，《臺灣民報》，1929年2月24日，（七）。

14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18。

15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20。

他也讚美義大利的賢后如何為無道暴君在競技場上看人與獸格鬥；又綑綁少婦注以柏油（打馬油）而點之以蠟燭，還讓人與人格鬥等「罪行」懺悔。他寫道：

其後有一賢皇后，聞及此事，即不忍常到此場，但設一祭壇於場內，每親到參拜，以代前皇識〔懺〕悔。其祭壇至今尚存。蓋國人保存之，以為紀念也。¹⁵¹

他對龐卑被維蘇威火山所淹沒，以今日之人的口吻說因該城淫亂故遭天譴。

今觀其壁間，有種種裸體畫及春宮畫等，足知當時淫風極盛，風紀衰頹，故雖當時全市被埋沒於地下，而今日之人，不惟不弔其被禍之慘，且謂其好淫不道，當受天罰。豈天道惡淫，果能如是耶！¹⁵²

他也注意到歐洲女性信仰極深的現象，在參觀「三馬利亞諾伯拉」寺院，中有古代僧人的木乃伊，放在玻璃箱內，橫置於堂前，供人觀覽。每日參拜者踵繼，其中婦女最多，信仰極深，跪拜祈禱，以求庇佑，他認為這是婦女之常態。¹⁵³

如上，他對女性雖有多方面的觀察，但因無實際接觸，有拾街評巷議，有發自偏見的評論，雖其中無輕視婦女之文字，然觀其言論，似亦無平等視婦女的具體描述。

有趣的是，他也批評慈禧。早在他去年（1924年）5月造訪北京，去參觀頤和園時，他就已批評慈禧靡國財造該園，引起民怨，是為民國創設的原因之一。¹⁵⁴至是但他不像林獻堂是看到慈禧畫像而批評，只是招待大澤貞吉在舊金山的「頤和園」吃中國料理，看到頤和園三個字就想起慈禧太后，而有如下感慨：

15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67。

15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78。

15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60。

154 《顏國年君小傳》，頁89 - 90。

彼以一婦人，深居頤和園之中，權傾朝野，勢壓至尊，赫赫威名，震於中外，然亦不過一場之春夢耳，而今安在哉！¹⁵⁵

移軍費去造頤和園，以致甲午清廷敗績，遂將慈禧不斷污名化至今！

伍、由日本、中國、臺灣的書寫看兩人的認同

當一個旅遊者抵達一個新的地方，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用自己的文化、習俗來參照，而會像照鏡子般地看出自己的原形，並快速地捕捉了異文化與自己文化的不同，並難以避免地要做一個比較。而以何者為自己的，換言之，「自己」是誰，不僅牽涉到對自己文化的認同，也有國家的認同在。顏國年、林獻堂的遊記中，充分表現了與異國文化的比較，當然可以看出文化的認同，但林、顏兩人，究竟認為他們是支那人（漢）、日本人、還是臺灣人，在書寫上的鏡像有沒有曖昧之處、有沒有認同模糊的現象？這都是本節要討論的。

一、對日本的書寫

顏國年在遊記中的那些部分談日本，又談了些什麼？由於一路上由日人職員與日人通譯伴行，似乎也因而受到一些影響。由遊記所見，顏國年較多的時候自居為日本人。如在談美國人先造路、後建屋時，說「我日本人，先建屋、後造路，故彼直而我曲，勢所當然也。」¹⁵⁶在談到開挖煤礦的截炭機時，也寫「近頃我日本各地所購截炭機如左」。¹⁵⁷到倫敦時，他感受到英國人風俗純厚，平素行事極為親切，「對我日本人感情頗佳」。¹⁵⁸以「我日本人」做為敘述認同外，他在旅途中亦仔細紀錄這段旅程中的日本因子，他有機會即吃日本料理（當然也吃支

15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0。

15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3。

15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25。

15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53。

那料理)。如在舊金山常盤園請大澤貞吉吃日本料理。¹⁵⁹在巴黎美術館時也吃日本料理、¹⁶⁰投宿日本旅館。如到美國後即投宿於日人經營的帝國旅館，¹⁶¹在沿途大都市，他觀察日本人的數目，在博物館、美術館中的日本物品，他報導舊金山的日本人有7,000人，¹⁶²洛杉磯有20,000餘人，¹⁶³在芝加哥有200人。¹⁶⁴參觀波士頓美術館時看到中、日兩國的美術品。¹⁶⁵到華盛頓時，到公園看到日本政府寄贈的櫻花、石材，¹⁶⁶也批評日本大使館是該市中最不雅觀的，已如上述。到「斯改訥克答底」的「治夷」市參觀，治夷會社所屬的電機製作場，提到日本的芝浦製作所即治夷和三井合資，治夷出資40%，而芝浦有三技術員在治夷留學。¹⁶⁷到英國曼徹斯特時，看到紡織機械，亦銷到日本及中國。¹⁶⁸到英國「克來得」川時，觀賞其造船廠，其船廠沿岸有數十處，規模如日本的川崎及三菱造船所，日本軍艦也多由此處建造。¹⁶⁹

到了巴黎，他被中村等日人招待於日本協會，又雇日本導遊，到巴黎萬國博覽會（1900年開）會場，其中新會場有一室全部陳列日本美術品。¹⁷⁰到比利時的比國獨立50週年紀念門，門內左畔有呈列古今軍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用的軍器、飛行機等，日本亦有寄贈軍人模型及軍器數種；¹⁷¹在安士港有日本郵船會社之汽船在港內各處寄泊。¹⁷²到奧國皇宮參觀時看到日本寄贈花瓶及櫥櫃等物，金色、色澤依然，還有金油畫。¹⁷³到了匈牙利，他說匈牙利人是亞細亞蒙古種族，與日本人原為

-
- 15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1。
 16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0。
 16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
 16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
 16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3。
 164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5。
 16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28。
 16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7。
 16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45。
 16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70。
 16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75。
 17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79。
 17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4。
 17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95。
 17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24。

同一種族，故對日本人倍見親切。¹⁷⁴到布達佩斯博物館還看到日本農產物及紡織女工模型。¹⁷⁵在匈牙利，是由一個在布達佩斯3年之日本人今岡土郎當導遊。¹⁷⁶在德國米幼亨大工業館，有日本人力車、日本橋、日本製馬車、鹿車。¹⁷⁷到瑞士日內瓦國際聯盟總事務所參觀時，日本委員已到會，他想到日本人俱樂部造訪在此的新渡戶稻造博士，他自1920年任國際聯盟事務局事務處長，¹⁷⁸惜未遇。¹⁷⁹義大利的「伯尼斯」市的薩爾特聖多華拉利教堂，傳聞日本慶長18年（1613年）伊達正（政）宗的使者支倉，¹⁸⁰初乘帆船渡歐乃由此處上陸。¹⁸¹到羅馬教廷時，參觀宗教博物館，中有伊藤氏親筆之書信，在1585年一行由「伯尼斯」登陸，還有慶長18年伊達陸奧所寫的大幅漢字，當時所贈的綿布袋亦陳列於場內。¹⁸²

回到亞洲世界，到自由港新加坡時，他觀察當地中國人極多，但日本人只有400多人，而日本秩父宮¹⁸³也曾在日本人經營的涼亭釣過魚，其攝影還懸在亭中，做為光榮的紀念。¹⁸⁴在旅遊最後一夜由廣東航向香港時，居然是坐日本海軍的小艇，直抵英國輪船之側，直接上船。¹⁸⁵

由上的敘述可知，顏國年在旅遊中受到三井會社安排，到各地方由日本通譯陪著，到有三井、臺銀支店、領事館、大使館必要去拜會受請或回請，一路上觀光、記載和日本相關事務，用「我日本」者至少四次，可見他因環境周遭，和他的國籍的關係，他的國籍認同很明顯的是

174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25。

17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26。

17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28。

17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32。

178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等，2005年3版），頁956。

17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41。

180 此指伊藤政實（1567 - 1636年）在慶長18年時，想藉著與ソテロ的基督教宣教活動連攜，企圖和「南蠻通商，得到幕府的支持之後，派支倉六右衛門到墨西哥、西班牙、羅馬，不久幕府加強禁止基督教，故所期望未能達目的，支倉乃歸國。」見竹內誠等編集，《日本近世人名辭典》（東京：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2005年），頁588。

18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57。

18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71。

183 乃秩父宮雍仁親王（1902 - 1953年），為大正天皇第二皇子，1945年升陸軍少將。見白井勝美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2001年），頁1083。

184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89。

18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91。

日本。至於他對中國呢？他也記載不少。

二、對中國的書寫

顏國年遊記中說到中國，全用日本人對中國的稱呼「支那」，由此二字也可見其國籍認同，但他也頗關心支那的種種。他在1886年出生，臺灣割讓時才10歲，又能日語，他對中國的觀感究竟如何，只能由他對中國的書寫來了解一、二。

「支那」二個字出現在顏國年的遊記，常伴隨支那料理、¹⁸⁶人口數、¹⁸⁷或博物館、美術館出現，¹⁸⁸出現次數沒有日本多。親履廈門、汕頭時，稱不意汕頭的街市頗為清潔；但到廈門，則記載其街市極其狹隘，且極污穢。¹⁸⁹不過他認為義大利拿波里比中國街還髒。¹⁹⁰其他有關於中國的記載，如分析紐約華人街大部分是廣東人，大半從事洗衣業、理髮店、料理店，而以後者為多。¹⁹¹到美國華盛頓參觀華盛頓裁軍會議所，有多國代表的照片，而在其他室則正舉行中國代表王正廷和日本代表加藤、德川交涉歸還青島問題。¹⁹²當他在匈牙利「馬爾牙勒」島時，正好當地初代國王之紀念大祭典於8月20日舉行，他看數萬人的遊行隊伍中，旗幟和大禮帽（狀如支那紅帽）認為接近中國式，「足證其古代

18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記載到支那料理頤和園，引起批西太后的言論（頁10），前已有敘，在芝加哥也到「錦城樓」餐廳支那料理（頁17），到柏林後，以「京津菜館」的支那料理招待導覽日人。（頁116）

18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芝加哥的中國人有5,000多人（頁15），紐約的中國城有中國人一萬五六千人（頁31）；新加坡有支那人30萬人（頁187）。

18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芝加哥博物館中有支那之物品（頁16）；美術館中有支那寶物及風俗人形等物（頁24）；波士頓博物館有不少支那美術品（頁28）；紐約博物館有支那各種古玩品，皆世間所罕有，誠所謂出類拔萃者也。（頁32）倫敦美術館有一支那的畫，價值英國金數萬鎊，是出類拔萃的至寶，此畫曾有美國人要向英國人買，但英人不肯賣。（頁57）巴黎「北魯坦」戰蹟，有中國贈的軍刀（頁84）；到荷蘭海牙遊荷蘭皇宮，其中有1592年支那送的美術品、字畫，陳列於二室。（頁101）里昂的古物陳列館有不少中國刺繡。（頁145）教皇廳正在進行每25週年開一次的基督教展覽會，中有支那館，特別中國館中都陳列教育品及古玩，皆出類拔萃之物，勝於他館多矣！（頁170）同樣在教皇廳亦有宗教博物館，有支那人攜自己所書漢字及若干書籍到此。（頁171）

18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91、194。

19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79。

19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1。

19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5。王正廷在1922年任外交總長。此處所謂歸還青島問題，應該在1922年12月5日已經鐵路細目協定簽約，而日軍也開始自華北、山東撤軍。1923年山東鐵道歸還中國。

文化，乃由支那輸入也。」¹⁹³他在自香港到汕頭的船中，見到同船華工有一百數十人，形容污穢，不可言狀，¹⁹⁴和街道的隣同被詬病。

最能顯示他對當代中國事務不太關心，則是在香港時接到孫傳芳之徐州被佔領及奉軍總退却之報，¹⁹⁵他說「此係局外之事，不甚關心。」¹⁹⁶

三、對臺灣的書寫

在遊記中首先提到臺灣是在抵達夏威夷時，他說夏威夷的產品是鳳梨、砂糖及其他的青果及各種植物，幾乎與臺灣相同，此乃因氣候相同之故，奇怪的是並沒有臺灣人住在夏威夷。¹⁹⁷到芝加哥公園溫室看到栽培熱帶地方各種奇異植物，不計其數，故語「如臺灣之植物，固不足為奇也。」¹⁹⁸在紐約看到開車的人技術熟練，行人亦知避險之法，故罕有誤傷之事，使他不由拿臺灣的現狀做比較；¹⁹⁹到尼加拉瀑布時，看到有8處發電廠，供給大量電力，反觀臺灣的日月潭發電工事，與之相較，不啻小巫見大巫。²⁰⁰到紐約了解三井賣茶部每年販賣臺灣茶來美國，但銷路不佳，因此顏國年謂總督府除必須加以援助之外，臺灣茶要改良品質及包裝，還要加強宣傳，才能擴張販路。此外要改良茶園的栽培法，改以機器製造茶葉，在茶農方面，須改為組合會社，全部大規模經營才有競爭力，以便搶歐洲的茶市場。在德國萊茵河畔見其葡萄園用階段栽培法，想及臺灣的茶園最近也改用階段栽培法。²⁰¹

對於炭運船外銷，他在英國看到其船塢上巧妙的使用積入機和昇降機，即可不設貯炭場，而貯於貨車。而貨車乃向售車會社租用，僅付費即可。他有經營炭礦的經驗，立刻體會其好處，乃想今後臺灣亦當用

19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27。

194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92。

195 此即第二次直奉戰爭，孫傳芳敗，奉軍得以南下。

19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92。

19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4-5。杜聰明對檀香山的風景，亦「感覺與臺灣同樣的熱帶光景。」見《回憶錄》，頁64。

198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7。

199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30。

200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44。前文已述及。

201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49、100。對臺灣茶的看法，正可呼應其第七回評議會的諮問答申中有關「製茶團體組織及機械化之事。」（《顏國年君小傳》，頁62。）

這個辦法，才有利於煤的外銷。²⁰²在瑞士搭登山火車因途中傾斜危險之處，因此在七節車廂前後各附車頭一，而火車頭及客車之車輪，皆附以大齒輪，「其構造與臺灣阿里山鐵道無異。」²⁰³在義大利熱那亞要搭火車到米蘭途中看見水田，稻穗已熟，他自到歐美後未見過水田，因此而遇景生情，稍萌思鄉之念。²⁰⁴到埃及波西士港，見其港煤積載之法十分簡單，乃將煤置於藺草籠中，每籠3、40斤，由人肩扛，經長板而入船內，將炭貯於炭倉。但將炭置於籠中時，恰似臺灣基隆港，皆使用畚箕，故不甚敏捷。²⁰⁵到香港他同樣對貯炭場極其關心，他發現香港大部分炭來自三池、撫順之炭，基隆炭不過3千噸而已。他也觀察到三井煤的數量、位置不錯，起落水十分方便。²⁰⁶在瑞士伯恩看見和臺灣很像的亭子腳，而熱那亞亦有。²⁰⁷

由於對臺灣的記載，都是拿遊地的現象和臺灣做比較，尤其他所最熟悉的工業，如煤，其他如茶的販賣、改良，汽車車禍等問題，此外並未有太多記載。²⁰⁸

由於顏對他所前往國家的政治狀況幾無關心，也未嘗參加臺灣民族運動，因此他僅在工業方面做考察，到博物館、美術館看展覽，這算是較次要的行程。且全部行程除尾家外，都有通譯相隨。他數度用「我日本」，可見至少在這一趟行程中他實際上是說日本語、且以日本的眼光在看新奇的世界，對相關日本的記載多於中國、臺灣；且不具有曖昧性，他雖關心臺灣，但他的國家認同是日本，不是中國。遊記中唯一對日本批評只在說其駐美大使館最不雅觀，亦可略窺一斑。

至於林獻堂，依照討論顏國年時的文脈，做比較於下。

（一）對日本的書寫

遊記中對日本的描述沒有中國多，主要亦如顏國年記錄博物館、

202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61 - 62

203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38。

204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52。

205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84。

206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92。

207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140、151。

208 此外就是比較各國的百貨公司，說舊金山百貨店很閑靜，沒有三越的繁雜；而波士頓、柏林的百貨公司大三越數倍。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頁28、117。

美術館中日本的藝術品，²⁰⁹或談日本名人如東鄉（平八郎）、乃木（希典）將領都曾遊彼南的極樂寺，題有一匾，²¹⁰或說梵蒂岡藏有伊達政宗寫給教皇的信，²¹¹或說由料理店有奏「君之代」歌而推測日本人來參觀龐卑城的不少。²¹²或報導何處有日本式庭園，²¹³之外也提到在英國地下鐵中，他看車中有禁止吐痰的告示，若唾則罰金21円；但日本人在街上小便才罰款5角，可見英人惡唾痰之甚，²¹⁴更無論在街上小便。而號稱東洋文明第一都會的東京，在街上小便卻是屢見不鮮。²¹⁵除了隨地小便外，若欲開闢一個地方，則日本人定會先開貸座敷（歡樂場），與法人設咖啡店有別。²¹⁶此外他非難日本文化之宣傳不盡得體，舉他在美國 International House 所見之片子為例，間接批評了日本文化。²¹⁷

日、華關係緊張的消息也在遊記的後半出現，因為他即將由美國到日本，他在美國舊金山觀察到雖然舊金山有不少中國人，但受移民法之限，華人不能增加，華人街已被日本人侵入。而日、華兩國移民，嘗因祖國之故互生磨擦，乃勢所難免。²¹⁸如1928年日本首相田中接待列國使臣，告以日本在滿、華之特殊地位，故即將出兵，希望各國諒解；又說不論來自南方或北方的軍隊要出山海關都必須解除武裝。²¹⁹林獻堂批評田中義一首相「以軍人之勇氣，明目張膽作如是之舉動，將來日華之惡感，不知至於若何程度也。」²²⁰當時中國正在內戰，日本出兵中國，又

209 如在荷蘭海牙見其王宮中陳列日本的漆器、刺繡。林獻堂，《環球遊記（100）》，《臺灣新民報》，1931年9月20日，（五）。

210 林獻堂，《環球遊記（5）》，《臺灣新民報》，1928年11月6日，（五）。

211 林獻堂，《環球遊記（59）》，《臺灣新民報》，1928年11月10日，（八）。遊記中也謄錄部分信之內容。

212 林獻堂，《環球遊記（67）》，《臺灣新民報》，1930年1月11日，（八）。

213 林獻堂，《環球遊記（145）》，《臺灣新民報》，1931年8月15日，（五）。林獻堂，《環球遊記（147）》，《臺灣新民報》，1931年8月29日，（一一）此為美國洛杉磯的一富豪的日本式亭園，與舊金山的日本庭園公園。

214 林獻堂，《環球遊記（17）》，《臺灣民報》，1928年3月4日，（七）。

215 林獻堂，《環球遊記（48）》，《臺灣民報》，1929年8月11日，（八）。

216 林獻堂，《環球遊記（38）》，《臺灣民報》，1929年3月1日，（八）。

217 林獻堂，《環球遊記（125）》，《臺灣新民報》，1931年3月28日，（九）。

218 林獻堂，《環球遊記（148）》，《臺灣新民報》，1931年9月7日，（五）。

219 此指日本在中國北伐軍入濟南時所做的暴行。日軍且在山東泰安丟炸彈，有阻撓北伐軍的意圖，又恐南軍進入滿洲。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頁348-349。

220 林獻堂，《環球遊記（151）》，《臺灣新民報》，1931年9月26日，（七）。

派駐中國公使芳澤謙吉勸張作霖休戰，²²¹林獻堂再批日本「一面出兵，一面勸休戰，其干涉亦可謂至矣！」²²²

上述明寫在遊記上的，既批評日本的某些文化，亦指出日本的侵略。亦有雖未形諸文字，但明顯地將臺灣被統治的境遇來和當時所見的歐美做一對比，以控訴日本的治臺政策。如借評義大利的專制及分析美國南北獨立戰爭的原因，來控訴殖民地無高等教育，只設普通學科，因怕殖民地若智識日高，將來或至於獨立，不願受壓制，那統治者即無可能永久保持獨裁政治，這現象也正是臺灣所面臨的。也藉著英國報紙批評愛爾蘭沒有自治能力，認為是英國一面之辭，他認為愛爾蘭能自治，一如臺灣能設議會、自治一樣。²²³由上述記載可知林對被日本統治的一些看法，有助於了解其認同的問題。

（二）對中國的書寫

林獻堂繼1913年到北京、福建之後，1927年再渡踏上福建廈門，這個和臺灣關係最深的城市。他不禁批評廈門街路的狹隘和污穢，「堪稱為中國第一」，一如顏國年；同時也看到街上通俗教育社書的鉛板，上有「光緒12年英人侵佔我緬甸」、「光緒廿一年日本割據我臺灣」，他認為此為民族運動之際，用來喚醒國民，所以排英、排日之風，日有所聞，²²⁴這是他踏入中國南方的第一印象。到香港，他又見到英國政府不准華人住居700尺以上，主要因為「華人不潔，又善叫囂。」²²⁵到新加坡，中國人占十分之七，要上陸時，支那人被阻止不能登陸。南洋倉庫支配人矢田順一解釋說，是為了防共產黨，林因持日本護照得以登陸，然仍為此事大抱不平。²²⁶對海外華人受人歧視應有深刻的感觸。

在遊記中他批評西太后，已如前述，他也批評李鴻章要坐費城獨立

221 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勸張作霖撤軍而去，如奉軍戰敗，革命軍續進，日軍將在山海關一帶對雙方以軍隊繳械，滿洲日本警備區內不得交戰。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一），頁349。

222 林獻堂，《環球遊記（152）》，《臺灣新民報》，1931年10月3日，（一一）。

223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年6月，頁11。

224 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一）〉，《臺灣民報》，1927年8月28日，（七）。

225 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二）〉，《臺灣民報》，1927年9月4日，（七）。

226 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三）〉，《臺灣民報》，1927年9月11日，（七）。

館中的華盛頓座椅，渾然不顧自華盛頓總統以後已無人坐此椅。²²⁷又說自從他吃紐約餐廳的雜碎²²⁸以後，已有數百家賣雜碎的館子。但林獻堂初嚐之下認為「烹飪殊劣，虛有其名耳。」²²⁹到白宮見到紀念塔時，中國亦與他國一樣贈一石，但駐美使館卻在上題詞「華盛頓視陳勝、吳廣有過之無不及」。林獻堂批評駐美使臣不知美國國情，可恥！而不知華盛頓是建國大偉人，更是可恥。「蓋彼僅識陳勝、吳廣叛秦，華盛頓叛英，不過一失敗一成功而已，何其無智若是耶！嗚呼！一石雖微，而關於國家之體面則甚巨，豈可不慎之哉！」²³⁰

他對歐洲博物館、美術館所珍藏的中國藝術品，也和日本藝術品一樣，予以重視，²³¹但他對圖書館中的中文書籍冊數、狀況也屢有報導。如大英博物館中有中國書籍數十種，如手抄《莊子逍遙遊》及《論語》等。²³²到美國參觀林茂生²³³就讀的哥倫比亞大學時，參觀圖書館，收藏書百數十萬部，其中漢文書有4萬餘部，還特別記載管此圖書館者為中國人桂質柏。²³⁴到華盛頓參觀Capital（譯成喀別德兒）後面的圖書館，其觀書堂刻有百餘種文字，其中有中文，且有9萬多冊中文圖書。²³⁵

對於海牙展示的中國瓷器與繪畫有很多感觸，他認為刺繡雖非上品，尚不失中國顏面，但圖書則甚差，尤其畫的中國風俗，造型不佳，十分難看，不僅辱沒中國的美術，也將漢民族野蠻的印象留於異國永不磨滅。對陳列在德國威廉一世宮中的200餘枝清國軍旗，都完好，沒

227 林獻堂，《環球遊記（133）》，《臺灣新民報》，1931年5月30日，（九）。

228 黃朝琴說1926年7月2日的《紐約時報》報導一件很奇異的事，有個兇犯臨受死刑的時候，監斬官問他要吃什麼？他說要中國炒麵及什碎湯，足見中國菜已為洋人生活上不可缺少的食品了。見黃朝琴，〈遊美日記（七）〉，《臺灣民報》，119號，1926年6月22日，13版。

229 林獻堂，《環球遊記（122）》，《臺灣新民報》，1931年3月7日，（七）。

230 林獻堂，《環球遊記（129）》，《臺灣新民報》，1931年4月25日，（五）。

231 林獻堂，《環球遊記（14）》，《臺灣民報》，1928年2月12日，（五）。如至里士滿、古王宮，其中有數個中國盜瓦，大小如水缸，其他則無有也。又如《環球遊記（128）》，1931年6月27日，（五），亦載波士頓美術館中有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等名畫數十幅，都取自圓明園之役；又有俄國皇室送清文宗的錶，雖雕鏤之精無與倫比，但都未得見。

232 林獻堂，《環球遊記（17）》，《臺灣民報》，1928年3月4日，（七）。

233 林茂生於1927年3月被派往英美一年，以研究兩國的文學。當時他是臺南商業專門學校教授。見《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3月18日，4版，〈派赴歐美遊歷〉。

234 林獻堂，《環球遊記（126）》，《臺灣新民報》，1931年4月4日，（七）。

235 林獻堂，《環球遊記（128）》，《臺灣新民報》，1931年4月18日，（一一）。

有一枝被子彈破洞，明明是未戰即棄旗，足見清兵之怯懦腐敗，令他苦笑。²³⁶除了批評美術、軍旗，他節錄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及其他》〈40.論中國人之缺點〉，²³⁷載入遊記中。²³⁸上述的批評，他似乎是以一個恨鐵不成鋼的中國人，才能如此深刻的批評。

時事發展以及與中國有關的事在遊記中也時有出現，如他到德國去，就分析德國在大戰後，在中國境內的損失。²³⁹

至於在遊記中看到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時，即拿中國做為比較，顯示他身上的漢學素養要深厚於對日本的瞭解，才能引經據典、就近取譬，以下舉出數例。遊歷埃及，記載要建成金字塔所需征調的人、吃的食物，以窺其工事之大，徭役之苦及苛令之誅之痛苦。「當不減秦始、隋煬之長城與運河。然後世之人，亦有多少蒙其城河之利者，若此塔，唯以與後人作古董觀耳。」²⁴⁰參觀埃及木乃尹，談到放木乃尹之大墓屢為人所盜，則以曹操之七十二疑塚以誤後人為對比，並說如果用此心（造大墓）之心用以愛民，則後世之人尊之、奉之，如敬神明，豈敢毀其一毫之木草。²⁴¹在巴黎見偉人廟中有雨果（寫成囂俄），此地亦葬有《民約論》的作者盧梭，令林獻堂羨慕雨果得為人重視，反觀中國讀者好讀水滸、紅樓但對其作者施耐庵、曹雪芹不僅少有人能道，也不如法國人之重視雨果，差別太大，「是以數百年來著名之小說家，寥寥若晨星，蓋有以施之然也。」²⁴²在巴黎參觀拿破崙之墓時，又拿拿破崙和項羽相比，認為項羽只能打倒暴秦，不能統一中國，這是拿破崙勝過項羽之處，不過項羽敗戰，乃自刎而死，是個痛快男兒，這是項羽勝過拿破崙之處。²⁴³訪克留尼（Cluny）博物館時，見到Louis XIV時代婦女（騎士之服）鞋，頭非常尖小僅4寸餘，後履高約有3寸，和漢人婦女的纏足

236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年6月，頁11。

237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及其他》收入《走向世界叢書》，頁555-558。

238 林獻堂，《環球遊記（149）》，《臺灣新民報》，1931年9月12日，（五）。

239 林獻堂，《環球遊記（87）》，《臺灣新民報》，1930年5月1日，（五）。

240 林獻堂，《環球遊記（7）》，《臺灣民報》，1927年11月20日，（七）。

241 林獻堂，《環球遊記（8）》，《臺灣民報》，1927年11月27日，（四）。

242 林獻堂，《環球遊記（31）》，《臺灣民報》，1929年2月10日，（八）。

243 林獻堂，《環球遊記（32）》，《臺灣民報》，1929年2月17日，（八）。

類似，可見兩地都以婦女之小足為美。而法國用的古錢，樣式與中國使用的無甚差異。²⁴⁴到巴黎大歌劇院看歌劇時，他觀察該劇不說白全用唱的，又有美妙的音樂、自然的布景；中國劇之角色，必具有色、聲、藝三者方為合格，若有這三者則以為絕唱，²⁴⁵言下之意，法劇勝於中劇。在尼斯看賽會遊行行列時，他看扮王的，騎在鳳背上，他認為鳳是中國古代理想的神禽，不料法國竟與之暗合，是否學自中國呢？²⁴⁶

到義大利拿波里港時歎意大利的重稅，其中包括大都市的市稅，與中國的釐金無異。²⁴⁷到了德國波昂訪貝多芬的故宅，他認為音樂若能得天然妙趣，及天籟妙理，則只有貝多芬和伯牙能，因他兩人精神之修養異於常人。²⁴⁸到荷蘭頗注意荷蘭人守舊之風，以木屐為例，其形不像中國，也不像日本，純用木頭雕刻，反而和臺灣客家婦女之拖鞋，前高而後低者同；在赴鹿特丹途中看見羊車其速不亞於馬車，以古時隋煬帝的羊車雖見記載而未能見其實，不意在荷蘭看見。²⁴⁹

到美國見華盛頓爾文（Washington Irving）之故居，說明爾文著品的思想有厭惡新興之都市，而仰慕古昔之文明，這點和中國很像。²⁵⁰在遊美國廣大國土時，他知美國的標準時間分四區，所以自紐約到芝加哥差3小時，他反思中國如此廣土，但標準時間只有一個，其不正確，自不待言，因而批評算命師用不正確的時間，如何卜出人真正的禍福。²⁵¹

至於在旅途中，由景吟詩或引中國古書，甚至詩興大發寫詩亦有。1928年2月他第二次到巴黎，參觀尼斯賽會，當天是陰曆正月15日，正好是元宵，他們一家6人分成3處，女兒關關、三子雲龍在東京留學，他和二子在巴黎，只有妻及次媳留在臺灣，²⁵²他不禁吟出「今夜鄜州月，

244 林獻堂，《環球遊記（33）》，《臺灣民報》，1929年2月24日，（七）。

245 林獻堂，《環球遊記（36）》，《臺灣民報》，1929年3月17日，（八）。

246 林獻堂，《環球遊記（46）》，《臺灣民報》，1929年7月21日，（七）。

247 林獻堂，《環球遊記（65）》，《臺灣民報》，1929年12月22日，（八）。

248 林獻堂，《環球遊記（77）》，《臺灣民報》，1930年3月22日，（八）。

249 林獻堂，《環球遊記（97）》，《臺灣新民報》，1930年8月30日，（五）。

250 林獻堂，《環球遊記（127）》，《臺灣新民報》，1931年4月11日，（一一）。

251 林獻堂，《環球遊記（143）》，《臺灣新民報》，1931年8月1日，（五）。他說：「從來之堪輿家、命卜家，以此不正確之時間，而推算吉凶禍福、貧富壽夭，豈不真是笑話耶！至於年月日時之甲子，相衝相尅，其謊謬更不待論矣。」

252 林猶龍於1926年結婚，此時愛子也在霧峰，見楊水心，〈楊水心女士日記〉，1928年1月7日，未刊稿。不知林獻堂何以說「家中只有內子一人」。

閩中只獨看」的詩，且終夜不寐。²⁵³同年在美國看芝加哥屠宰場，他看牛羊被屠宰之悲慘，竟有旬日不吃豬肉，月餘不吃牛羊肉，並引孟子的話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²⁵⁴在美國加州Yosemite公園，看四周的瀑布時，而吟出徐凝〈詠瀑布〉之詩：「虛空落泉千仞位，雷奔入江不暫息，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蘇東坡批評徐凝之詩，詆之，但林獻堂認為徐凝詩中「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雖稍嫌俚俗，但實恰切現景，蘇東坡未免詆之太過。²⁵⁵

上述所引可知林獻堂的漢學素養，很自然的引經據典，而遊記中引康、梁遊記部分已有人研究過，不贅。

（三）對臺灣的書寫

遊記中何時、何處會出現他對臺灣的關懷和遊地之比較呢？在第一篇遊記描寫廈門時，林獻堂追溯臺灣人在廈門過去和現在的狀況。

臺人之在廈門者，約有六七千人，其中亦有少數流氓，日行非法之事，時與廈人衝突，廈人恨之稱為臺匪，以致臺廈感情日壞。近年來當局取締緊嚴，流氓絕迹，今幸相安無事，實為可嘉。²⁵⁶

在船中他遇見不同國籍的人，也有二個日本人令他感動，一是日本四國的老農富田，年76；一是理學博士長井，年73，他們的鬚髮已白，卻仍有壯志雄心，要做環球遊歷，以廣見聞。但臺灣人年過50，則自以為老，形同枯木，心如死灰，毫無生氣，奄奄待斃，實有霄壤之別。²⁵⁷這時他47歲，接近50，因而感觸更多。到英國「丘加登」植物園時，見薔薇、荷花盛開，香味撲鼻，乃遙想到他的櫟社社員在臺不

253 林獻堂，《環球遊記（46）》，《臺灣民報》，1929年7月21日，（七）。

254 林獻堂，《環球遊記（141）》，《臺灣新民報》，1931年7月18日，（九）。

255 林獻堂，《環球遊記（146）》，《臺灣新民報》，1931年8月22日，（五）。蘇東坡曰：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羨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

256 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一）〉，《臺灣民報》，1927年8月28日，（七）。

257 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三）〉，《臺灣民報》，1927年9月11日，（七）。

也常在風光明媚之處開詩會，但現俱隔萬哩之外，如果能在此園中開一詩會，豈非快事。²⁵⁸他在德國柏林了解德國人工合作樟腦成功，若生產費低、原料充足，將來臺灣的樟腦將受其打擊，²⁵⁹預為憂慮。在日內瓦他去拜訪林景仁一家，而得飽食一餐故鄉烹調之風味，「食之而不覺其飽也」。²⁶⁰在美國紐約住International House時，共有60餘國的學生住在此，而60多國中，包括當時是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及被日本合併的朝鮮、英國殖民地的印度。²⁶¹不知林獻堂在遊記中寫到亞爾薩斯、洛林在德、法兩國中間屬來屬去，是否亦隱藏著微言大義。由美國到日本的船中，他閱《日布時事報》，其中東方特電有一節：

臺灣臺中發生某重大事件，有關於上山總督之進退，佐藤知事及內務、警務兩部長，皆辭表提出矣！²⁶²

此即1928年4月日本皇室久邇宮邦彥王來臺，5月14日在臺中巡視途中，朝鮮人趙明河行刺之事，當時的總督為上山滿之進、總務長官後藤文夫、臺中州知州佐藤續、內務部長岩滿重、警務部長兒玉魯一郎²⁶³都同時提出了辭表，翌年上述人員全部更換，如總督由川村竹治續任。

上述在遊記提到臺灣的部分並不多，說廈門的臺灣人、臺灣人50歲即自認年老毫無生氣、遙想家人、櫟社社員、吃到臺灣料理等，最後則以趙明河行刺事件，做為結尾，似乎預告，他必須留在東京3、4個月，以躲去這些政治事件，以及臺灣右派對他的拉攏。²⁶⁴

如上林獻堂毋寧十分關心臺灣夾在日、中兩國間的自處之道，他追求議會設立、自治，但又不斷地談各國的獨立，對中國懷有祖國之心，但當下又救不了臺。臺灣人最重要的是培養自治的能力，或許有朝一日

258 林獻堂，《環球遊記（16）》，《臺灣民報》，1928年2月26日，（五）。

259 林獻堂，《環球遊記（84）》，《臺灣民報》，1930年5月16日，（八）。

260 林獻堂，《環球遊記（114）》，《臺灣新民報》，1931年1月17日，（一一）。

261 林獻堂，《環球遊記（118）》，《臺灣新民報》，1931年2月7日，（七）。

262 林獻堂，《環球遊記（151）》，《臺灣新民報》，1931年6月26日，（七）。

263 緒方武歲，《臺灣大年表》（臺北：自刊本，1938年），頁166 - 167、170。

264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年譜，頁43 - 44，總頁87 - 88。不過他告訴妻子他必須在日本的原因是為了養病

能脫離日本而獨立。但到1934年7月21日，中川健藏總督勸他中止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川認為臺灣不可效法菲律賓、印度，先要求自治繼謀獨立。林獻堂答以：「臺灣之地理、歷史、人口、經濟皆無獨立之資格，雖至愚亦知不可！」²⁶⁵到1949年12月他離開臺灣到日本將近四個月後，毛澤東前往莫斯科訪問，當時傳言，毛乃去求蘇聯經濟援助，若未成，兩國必生出事端。如上情勢，林獻堂寫道：「我中國若不至為蘇聯屬國則幸甚矣！」²⁶⁶明顯地現出他此時的認同。但他心中的「中國」究竟何所指，亦恐費疑猜，可見其認同因時而異，有游移的現象。

陸、結論

本文藉著顏國年、林獻堂兩本出版年代相當接近（1926、1927 - 1932年）、行程雖有先歐後美、先美後歐的區別，但參觀過的國家幾乎相關（顏國年多奧、匈兩國，林獻堂則多了丹麥、西班牙）的這兩本遊記做一比較。

先就外部做觀察，林獻堂1881年出生，到歐美遊歷時47歲。顏國年1886年生，到歐美遊歷時40歲，於幼年受私塾教育外，亦如其兄顏雲年（以通譯起家）學得日語，在其兄1923年過世後，承繼家業，經營以煤的開採、運銷為主，是個工業家，可算是當時最先進、需要經營技術的行業。林獻堂則有個舉人父親林文欽，自小在自家學堂蓉鏡齋學漢學，料想臺灣若不割讓給日本，他可能會考秀才和他的堂兄弟林俊堂、樂社社友林耀亭一樣取得秀才資格，他以經營農業收取小租為其主要收入，並投資彰化銀行，也任製麻會社、南洋倉庫株式會社等重役。²⁶⁷在政治上，林是領導臺人從事民族運動的領袖，顏則是公益會的

265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頁285，7月21日。

266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一）1949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頁452，12月17日。

267 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收入黃富三、翁佳音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頁330 - 331，〈表三 1923年前霧峰林家之投資事業〉。

一分子，和林的立場背道而馳，兩人赴歐美的動機，顏一則為了實現其兄的遺志，一則繼考察山西等地煤礦後，又受三井安排參觀歐美重要炭礦、工場。林獻堂則是蓄志已久，即早在攀、猶以10、9歲之齡到日本當小留學生時，即立志在兩子大學畢業要同遊歐美，而是時臺灣民族運動已分裂為左、右兩派，也可說是走到了瓶頸，因此有到外地取經的意願，因此不顧周遭同志的勸說，毅然出遊。兩人之前都有旅遊經驗，林獻堂因二子都在日本，因此去日多次，也去過香港和中國，顏國年應該也去過日本，並到中國山西、山東、關外考察過中國的煤礦。兩人的行程，顏先到美國再到歐洲，前後221天，林獻堂先到歐洲再轉往美國，前後377天，一個在1925年3月21日出發，同年10月27日回國；林獻堂自1927年5月15日出發到1928年5月25日回到日本橫濱到是年11月8日才回到臺灣。兩人的歐美行，是當代臺灣人追求現代性，走向世界求經的著例。

當時歐洲已有旅行社，只是沒有今日方便，兩人的行程應有旅行社安排，而且必須受當時亞歐輪船航線的影響，林獻堂有幾次與他人結伴同遊，顏國年則由本社職員尾家重治，還有各三井支店成員和通譯的陪伴。反之林獻堂則因兩子皆能說英文，因此較少找當地的通譯陪同，不過到瑞士有林景仁陪伴，到美國紐約有林茂生相陪，並介紹導覽，為其往後行程服務，因此林獻堂父子的旅遊模式較類似自助旅行。顏國年、林獻堂兩方的遊記，可知兩人在未旅行前或旅行中、後，都搜集不少相關導覽的書來細加研讀，林獻堂更細讀梁啟超、康有為兩人相關的遊記，或某英國人的遊記，因之被這些先行閱讀書的印象所限制（或者說成纏繞），比如對清文宗的錶、或拉斐爾的畫，甚至對旅美華僑的看法都深受影響，林獻堂自出發即帶有相機和望遠鏡，而顏國年則到德國時才購買。

顏國年寫遊記是因為親友要求之故，原本只是徒徵耳目，因親友要看遂予印刷，至於誰曾看過這本遊記，則很難調查，除了司馬嘯青在《臺灣五大家族》一書中提及外，黃郁升也只提到有此著作，但可能未見顏書。不過他在歐美的觀察與學習，對他往後炭礦的經營上起了

作用。²⁶⁸他的親家張錦燦²⁶⁹在其過世後的追悼文中就說到此事。²⁷⁰另一個親家魏清德，在輓他的詩中亦說「縱橫歐美遊觀徧，上下金煤採煉精」。²⁷¹他的朋友廖俊卿在弔詩中亦稱「歐美歸來知識新，更謙才調不猶人。」²⁷²

反觀林獻堂的《環球遊記》，在英國生病住院前即開始在《臺灣民報》連載，故其閱讀群相當多，而楊水心夫人也先睹為快，如1928年4月16日、23日楊水心看到《臺灣民報》1928年4月15日、22日刊出林獻堂〈英國見聞錄（十四）病中記事（上）、（下）〉即哭出來。²⁷³有個鳳山的牙醫黃招養，在關子嶺求見林獻堂時，也當面誇讚遊記文字頗佳，材料豐富，所刊遊記無一日不看。²⁷⁴而他也常應邀在公共場合演講此次旅行的相關經過，²⁷⁵因此這本遊記影響較大，到目前為止也已有數篇論文與碩論，由各方面來談這本遊記的價值。

至於兩人寫作的風格，顏雲年平鋪直敘，重點在記所參觀的炭礦，及採礦、運礦的相關機械，船塢、印刷廠、肥皂廠、汽車廠也都是被安排參觀的企業。至於博物館、美術館以及風景名勝，如尼加拉大瀑布、龐卑古城、義大利的聖彼得大教堂、美國白宮等等在遊記中雖亦重要，但似乎是次要行程。至於林獻堂以觀察歐美的現代化文明、民主制度、議會為重點，因此博物館、美術館、公園、議會、皇宮都是必看的。他

268 井本定祐，〈故顏國年氏と基隆炭礦〉，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296。

269 張錦燦，嘉義人，1890年生，1913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在嘉義開業，妻為李德和，兩人的大女兒女英為顏滄海之妻，即顏國年長媳。見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37年），頁226。

270 張錦燦，〈時代は英雄を生む〉，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331。

271 魏清德長子魏火曜，娶顏國年的次女顏碧霞，該詩見〈輓顏國年姻兄〉，《顏國年君小傳》，頁336。

272 廖俊卿，〈輓顏國年先生〉，其二，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337。

273 「今日看臺灣民報有載主人去年8月27日牙痛覺抽痛甚劇，左鼻孔時間臭味，午後流出膿，惡寒發熱，入於療養所，為我一時愕然淚下，不禁轉憶已經過了ノ事。」（〈楊水心女士日記〉，1928年4月16日）；「看臺灣民報有載主人在英國病中記事，9月8日後午（午後）手術，看護婦先注射壯心劑，過15分醫生至，先抹麻藥。有一助手醫生及看護婦。用剪刀，亦吹迷魂藥，呼吸十數下已不省人事矣。主人想將死時呼吸欲絕之際，我想為夫婦之情甚深，不禁潸潸淚下。適榕初來，伊亦同情我。」（〈楊水心女士日記〉，1928年4月23日。）

274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83，3月11日。

275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年6月，頁13-14。

的筆調簡潔活潑，且不僅寫自己也會將同遊的各人，與他人的互動也寫出來。顏國年雖有不少人陪著他，但他均未記載引用別人的看法，因此可讀性較有限。此外林獻堂、顏國年對物價十分重視，顏國年尤其注意各地礦工的待遇。林獻堂還注意貨幣在各地不同的比價，甚至記載其對地球的認識，如換日線、地球運動與時間如標準時，還有大氣現象、地表特徵，顯出其進步的一面。

至於日記的內部比較，則分為三部分來說，首先談兩人有關工業化的描述，由於林獻堂的觀賞重點不在歐美現代化的工業成果，因此只說到德國玻璃行業的細緻化，又說德國正在做合成樟腦。反觀顏國年觀察礦場非常仔細，由礦坑大小、產量、工人的工資（坑內、坑外）、挖炭機器都有翔實記載，研究礦業史者這本遊記不能不看。除了炭坑、石油礦、汽車廠等，汽車的車禍問題，都有所觸及，尤其說到已發明但尚未能保證安全的飛機。再看林獻堂，他在歐洲由英要到法，本要嘗試坐飛機，但攀龍不要父親冒險乃作罷，在美國洛杉磯居然有機會坐二人座的小飛機，飛了15分。顏國年只看到工業發展的正面和現代化，故並未在遊記中對現代性造成的負面有所批評，林獻堂直接批評的也不多，但對於芝加哥屠宰場之效率以及人做機器奴隸一事有較多的批評。

當兩人旅遊同一地點時，也可以比對不同重點的敘述，如尼加拉大瀑布，林獻堂用一天來體會，且事先請教來遊過的陳炳，因此將遊瀑布的四種看法都體會了，即使參觀前受加拿大海關的刁難，亦要入加拿大境看瀑布。顏國年則只用了半天，雖也記載尼加拉瀑布造成的水聲、水煙、水流，但其他則較少。不過三句不離本行，他還提到此地有8個發電廠。在美國見白宮時，林獻堂看其渺小僅類官家之室，係二層樓，其美麗宏大不及臺灣總督府的白宮，認為此乃平等的表現，共和國元首是國民的公僕，因此不敢自侈，有此美德，令人羨慕的平民政治質素之風。反觀顏國年只說白宮樸實無華，且不甚寬大，可見總統之躬行節儉，大臣官邸亦如此，可說上下一德，沒有如林獻堂的批判臺灣總督府。

其次可以談兩位出身五大家族的男性對異性女性的看法。林獻堂

記載各種不同膚色、不同人種的女性，由埃及女性的蒙頭紗到英國婦女的喝酒，在法、德兩國遇到歡場女子，也比較歐美婦女的不同。他對美國人遇見女子必脫帽致敬的方式不太習慣，但也看盡歐美婦女比亞洲婦女自由的一面。顏國年的女性觀察，亦是由工業的角度來看，如注意銀行業、小型製造業，都用女子，主要是性格溫和，且能耐苦。他也對裸體、半裸體美人的名畫，演劇時女星穿三點式的，在當時他已視為裸體，他還批評德國婦女鮮有貞操觀念只因為據說德國皇后為柏林的不被燒燬獻身於拿破崙，而人民對此頗為稱道，且為之立頌德碑。顏、林兩人不約而同批評西太后，林批尤烈，顏則僅說其權傾朝野，如今亦如過往雲煙。

最後談到遊記中對日本、中國、臺灣的書寫，以便理解其認同。顏國年一行4人（3個日人），加上三井各支店派來陪伴、通譯的日本人，吃日本料理，書寫時用「我日本」、「我日本人」，且對日本毫無批評之處，記載日人在各大城市的人數（有時及於中國、臺灣），對中國則書寫為「支那」，僅有少數地方用中國（地圖上則寫成「中華」），由此可知他已習慣日本人對中國的稱呼。雖然他也記旅遊所見的中國文物，分析紐約華人的組成，但他並非很關心當代中國之事，即便在香港聽到孫傳芳徐州被占領，及奉軍總退卻之報，他說這是局外之事，因而不甚關心當代可以察知。臺灣是自己的出身地，他對臺灣的記載，在臺灣的工商業，如說到臺灣茶的銷售要如何提高品質和擴展販路，對船塢中炭的貯藏運輸，也提到歐美有令臺灣學習之處，他看到歐美車多，車禍不多，臺灣則車禍時有所聞，乃分析其原因。在夏威夷看到青果，則認為與臺灣相同，在芝加哥看到溫室有熱帶植物時即說那臺灣的植物就不足為奇了。在瑞士看登山火車，就說與臺灣阿里山的鐵道沒什麼不同……，可見他仍是由工業來看臺灣。總之顏的旅行是帶著日本人的眼睛來觀察這一切的，因此他的認同的國家是日本。亦即當與日本的合作變成生存策略時，和中國的連結就會顯得微弱許多。

作為一個領導臺灣民族運動的林獻堂對日本的批判，藉著說獨立、自治、平等、自由；藉著諷刺李王垠及義大利民眾來批評總督府在臺的

惡政，藉著介紹白宮，把總督府那個「あほう塔」所象徵的不自由、不平等給暗喻了，批評日本人宣傳文化的手段不佳，藉英國報紙批評愛爾蘭沒有自治能力，暗諷日本人亦視臺灣沒有自治能力，但愛爾蘭自組議會絕對能自治，愛爾蘭豈非臺灣建立議會、實行自治的效法對象。對臺灣的書寫，他不僅了解臺灣籍民在廈門被稱為「臺匪」，也說明近因當局取締，才能相安無事，他佩服日本兩位70多歲的老人還想到處旅遊，而臺灣人過了50歲就像枯木心如死灰。他繫念留學中的子女、在家鄉的妻子，他藉梁啟超引德國毛奇（Moltke）將軍的話說，亞、洛兩地要經德國統治50年才是真正德國的領土，梁認為毛此說是兩省（這塊肥肉）不是那麼容易吞下的，但德國在1871年普法戰爭時得兩省，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失地，不到50年。林引此例，是否寓有除非日本繼續領有臺灣達50年，否則很難吞下臺灣之意。對中國，林獻堂表現其對中國歷史的熟悉，以中國人和西方人相比，即便對中國批評，也站在比較善意，甚至有感同身受或恨鐵不成鋼的心情，亦即相較於顏，他有較多的祖國意識且不全然認同日本。葉榮鐘曾說日治時期臺灣的文化運動是集啟蒙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於一體，²⁷⁶林獻堂的遊記視為啟蒙運動的出版品誰曰不宜。

兩位五大家族的成員，都具有府評議員的資格，是當時臺人菁英中的菁英。這兩人對中國、日本兩國的認同，筆者稱之為「臺灣人複雜的心性」，但筆者僅由日記觀察，其有限性亦自不待言。兩人對政治立場的選擇不同，由此背景來做兩人遊記的比較，也自有一番樂趣。不過，臺灣人的自我認同感存在著多元的認同感，一是漢民族，一是日本國民，由這個角度來看，兩人對中國和日本的想法，只是在這兩元認同中擺盪，隨著時間、地點，都會產生不同的變遷，唯有對臺灣的關心、認同則不會改變。

276 葉榮鐘，〈臺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民主評論》，13卷24期，1962年12月，頁658。

參考書目

一、檔案

楊水心，〈楊水心女士日記〉，1928年。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海外旅券下付（附與）返納表進達一件（含附與明細表）3，8，5 - 8，微卷編號及頁次：旅23：554～2,340。

二、報紙

《臺灣民報》

《臺灣新民報》

《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

三、專書

王國璠，《板橋林本源家傳》。臺北：林本源祭祀公業，1984年。

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司馬嘯青，《臺灣五大家族》。臺北：玉山社，2003年3月版，5刷。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34年。

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37年。

臺灣實業興信所，《第八版臺灣會社錄銀行錄》。臺北：該所，1927年。

朱真一，《臺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臺北：望春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竹內誠等編，《日本近世人名辭典》。東京：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2005年。

臼井勝美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株式會社吉川弘文館，2001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

-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05年。
- 李天生，《天星回憶錄》。高雄：自刊本，不著年代。
- 杜聰明，《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1982年。
- 杜聰明編，《臺灣歐美同學會名簿》。臺北：該會，1941年。
- 孟華等著，《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州》。臺北：民眾公論社，1934年。
- 林淑慧，《禮俗、記憶與啟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臺北：學生書局，2009年。
-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0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194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
-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一）1949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
- 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臺北：自刊本，1939年。
-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等編，《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
- 唐羽編纂，《臺灣鑛業會志》。臺北：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1991年。

- 唐學斌主編、蔡麗玲譯，《旅遊心理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張達修，《醉草園詩集續編·張達修全集》。由張振騰自刊，2008年。
- 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等，2005年3版。
- 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 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 - 1945年》。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
- 陳慈玉，《臺灣礦業史上的第一家族—基隆顏家研究》。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7年。
- 黃美娥主編，《張純甫全集—文集》。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
- 黃朝琴，《我的回憶》。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年。
- 廖學彬主編、蔡麗伶譯，《旅遊心理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
- 緒方武歲，《臺灣大年表》。臺北：自刊本，1938年。
- 劉澤民、李西勳主編，《百年風華 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年。
-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年。
- 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長沙市：岳麓書社，2002年。
- 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基隆：自刊本，1926年。
- 羅貝爾·朗卡爾著、陳立春譯，《旅遊和旅行社會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四、論文

- 大澤貞吉，〈福德圓滿の人海外旅行中の國年氏〉，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260。
- 井本定祐，〈故顏國年氏と基隆炭礦〉，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296。
- 尤靜嫻，〈遊目歐美，遊心臺灣：試論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的現代性〉，收入封德屏總編輯，《2004年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頁249 - 271。
- 方孝謙，〈1920年代殖民地臺灣的民族認同政治〉，《臺灣社會學季刊》，第40期，2000年12月，頁37 - 41。
- 王添灯，〈南洋遊記〉（一）～（完），共13次，《臺灣新民報》1933年5月～5月29日。
- 林淑慧，〈世界文化的觀摩之旅—林獻堂1927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收入氏著，《禮俗、記憶與啟蒙—臺灣文獻的文化論述及數位典藏》（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9年），頁267 - 300。
- 林淑慧，〈史蹟與現代空間的移譯：林獻堂《環球遊記》的都會意象〉，收入臺灣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6月。
- 林淑慧，〈敘現、再現、啟蒙—林獻堂1927年日記及《環球遊記》的文化意義〉，《臺灣文學學報》，第13期，2008年12月，頁69 - 92。
- 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收入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旅遊文學論文集》（臺中：該系，文津出版社），頁156。
- 徐千慧，〈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張錦燦，〈時代は英雄を生む〉，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331。
- 梁啟超，〈新大陸游記及其他〉，收入鍾叔河等編，《走向世界叢書：歐洲十一國游記二種、新大陸游記及其他、癸卯旅行記、歸潛記》（長沙：岳麓書社，1985年），頁521 - 524。

-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收入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輯，《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3)~(4)。
- 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岑、楊水心日記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6期，2008年12月，頁227 - 249。
-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期，2002年5月，頁275 - 292。
-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的通譯〉，《輔仁歷史學報》，18期，2006年12月，頁19 - 20。
- 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收入黃富三、翁佳音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頁330 - 331。
-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卷2期，1998年6月，頁11。
- 陳岫傑，〈林獻堂著《環球遊記》之地理研究〉，《臺灣文獻》，61卷2期，2010年6月，頁425 - 450。
- 陳美霞，〈日據時期臺灣知識人的旅外體驗：現代性與文化認同—以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為研究中心〉，《閩臺文化交流》，2011年2月，頁116 - 121。
- 陳慈玉，〈日本殖民時代的基隆顏家與臺灣礦業〉，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646 - 649。
- 陳慈玉，〈顏國年與中日臺煤礦業合作的構想，1924~1930年〉，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歷史人物論文集》（臺北：該所，1993年），頁842 - 848。
- 黃英哲，〈臺灣走向世界，世界走向臺灣〉，《文訊》，312期（2011年10月），頁17 - 19。

- 黃郁升，〈文明世界的接軌—以林獻堂《環球遊記》中博物館參觀經驗為探討內容〉，《臺灣史料研究》，第32期，2008年12月，頁117 - 135。
- 黃郁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黃朝琴，〈遊美日記（七）〉，《臺灣民報》，119號，1926年6月22日，13版。
- 黃朝琴，〈遊美日記（八）〉，《臺灣民報》，120號，大正15年8月29日，版14 - 15。
- 黃朝琴，〈遊美日記（三）〉，《臺灣民報》，114號，大正15年7月18日，版14。
- 黃朝琴，〈遊美日記〉（六），《臺灣民報》，116號，1926年8月8日，12版。
- 楊漢龍，〈臺灣興業信託會社更生の恩人〉，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323。
- 葉榮鐘，〈臺灣的文化戰士莊遂性〉，《民主評論》，13卷24期，1962年12月，頁658。
- 廖俊卿，〈輓顏國年先生〉，其二，收入《顏國年君小傳》，頁337。
- 潘為欣，〈林獻堂與黃朝琴眼中的美國現代化—以《環球遊記》之美國見聞錄與〈遊美日記〉為例〉，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第四屆研究生學生研討會發表，2008年6月，頁1 - 32。
- 潘驥，〈異域空間裡的漫遊者—論張達修日治作品中的旅行書寫〉，收入簡文敏總編輯，《2010年臺灣旅遊文學暨文化旅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縣：高雄縣自然史教育館，2010年，頁107 - 133。
- 謝金蓉，〈林獻堂筆下的法國形象：一個以比較文學形象為方法論的個案研究〉，收入《第五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8年），頁457 - 487。

A Comparison Between Xiantang Lin's "Travel Not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Guonian Yan's "Recent Travel Note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Hsu, Hsueh-chi *

Abstract

Xiantang Lin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Lin Clan of Wufeng, while Guonian Yan took responsibility for carrying out the work of his family, the Yan Clan of Keelung. The former left to visit Europe and America beginning in May of 1927, staying for about a year in total; the latter left for Europe and America beginning in March of 1925 and returned to Taiwan in October of the same year, staying abroad for a total of about 200 days. Guonian Yan's travels consisted mainly of inspecting heavy industries, such as coal mining operations. Xiantang Lin, on the other hand,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observing the humanities and societies of these foreign lands. As such, each person's travel notes have different points of interest worth investigating,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at the authors of both books were respective members of one of the Five Great Clans of Taiwan, and that their travels were separated by about two years' time. Each author's professed national identity remains the most important facet of these journals, regardless of whether a certain journal entry focuses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machinery or on travel destinations that both persons had in common. By comparing these documents, we can see that Guonian Yan's journal presents itself as Taiwan's first ever piece of literature regarding world travel. However, his writings were produced solel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ough they were published, they were never distributed to the public, and thus few people even know of the journal's existence. Additionally, the writings mainly focused on heavy industry. While this certainly provided useful

*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fellow

information for the Yan family's coal mining operations, the contents of the journal tend not to make for very interesting reading. Xiantang Lin's records, on the other hand, were serialized in newspapers and even became a part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of the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 (founded 1921), and as such has enjoyed a much larger readership. With regards to national identity, Guonian Yan refers to himself as Japanese. Xiantang Lin, on the other hand, never fully recognizes himself as Japanese, though throughout his life it could be said that his national identity tended to swing between that of China and Japan.

Keywords : Xiantang Lin (林獻堂), Guonian Yan (顏國年), Travel Note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環球遊記), Recent Travel Note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最近歐美旅行記)

臺灣文獻

第六十二卷第四期